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告子上篇

告子說性猶杞柳猶湍水只說箇猶字便差人之有性卻將一物比似不得他生要捉摸推測說教似此似彼總緣他不曾見得性是箇甚麽若能知性則更無可比擬者孟子斬截說箇善是推究根原語善且是繼之者若論性只喚做性便足也性裏面自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與天之元亨利貞同體不與惡作對故說善且不如說誠唯其誠是以善（誠於天是以善於人）惟其善斯以有其誠（天善之故人能誠之）所有者

誠也有所有者善也則孟子言善且以可見者言之可見者可以盡性之定體而未能即以顯性之本體夫然其得以萬物之形器動作爲變化所偶有者取喩之乎先儒窮治告子之失不曾至此非所謂片言折獄也

朱子謂告子只是認氣爲性其實告子但知氣之用未知氣之體並不曾識得氣也告子說勿求於氣使其能識氣之體則豈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認爲性之氣乃氣質之氣則荀悅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猶凡白皆白者爲性中間並不分一人禽等級而又何有於氣質之差也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

而氣不從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類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和氣爲元通氣爲亨化氣爲利成氣爲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爲仁肅氣爲義昌氣爲禮晶氣爲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之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旣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

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爲梧檟之杞柳可使過顙在山之水也天行於不容已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杞柳等）然非陰陽之過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在天爲陰陽者在人爲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之氣於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此動字不對靜字言動靜皆動也繇動之靜亦動也）告子既全不知性亦不知氣之實體而但據氣之動者以爲性動

之有同異者則情是已動之於攻取者則才是已若夫無有同異未嘗攻取之時而有氣之體焉有氣之理焉即性則告子未嘗知也故曰性猶杞柳也則但言才而已又曰性猶湍水也則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謂性知覺者同異之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情而已矣其曰仁內也則固以愛之情爲內也愛者七情之一與喜怒哀樂而同發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矣猶湍水者此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才之功矣猶杞柳者此也杞柳之爲桮棬人爲之非才之功即以爲不善之罪亦人爲之非才之罪若

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之實體秉理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有物使氣之變不失正合不失序（如耳聽目視一時合用而自不紊）以顯陰陽固有之撰者此則氣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也氣則有其善者也（氣是善體）情以應夫善者也才則成乎善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適（言的）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無適應則不必於善（爲水之喻）有待於成則非固然其成（杞柳之喻）是故不可竟乎情才以無

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而無其不善所有者善則即此爲善氣所以與兩間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爲誠唯此爲不貳而何杞柳湍水之能喻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二氣）誠之者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仁生氣義成氣）又安得尊性以爲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性也善犬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閒即仁義充滿於天地之閒充滿待用而爲變爲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犬牛則非不善）氣充滿於有生之後

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極以流乎情而效乎才者亦無極也故情之可以爲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傷於人道之善苟其識夫在天之氣唯陰唯陽而無潛無亢則合二殊五實而無非太極氣皆有理苟其識夫在人之氣唯陰陽爲仁義而無同異無攻取則以配義與道而塞乎兩間因氣爲理故心氣交養斯孟子以體天地之誠而存太極之實若貴性賤氣以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而已矣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變合作氣看卽此便不知

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一陰陽也陰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卽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爲深切著明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義氣之幾則是變合則是情才情者陽之變才者陰之合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

甚也且如呼者爲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所吸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者橐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甚麽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者風氣來（如吹火者無火則吹亦不然）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上尋勢之所趨孟子在亙古亙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

如言潤下潤德下又一德一此唯中庸鄭註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神義水神信土神知康成必有所授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十德不待變合而固然氣之誠然者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實則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言性猶以目之明言性即一端以徵其大全即所自善以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

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此千年暗室一燈也於此決破則釋氏儘他說得完妙總屬淺鄙他只認精魂便向上面討消息遂以作弄此精魂爲工夫如

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奕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唯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覿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上微顯以小大言 下微顯以隱著言）孟子就四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徵天之微耳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要其顯者在天則因於變合在人則因於情才而欲知其誠然之實則非存養省察功深候到者不知釋氏只是急性著立地便要見得

硬去搜索看到人心盡頭未有善未有惡處便自止息告子也是如此他不信知覺運動情才之外有未發之中總緣他未曾得見天子反怪近臣之日侍若側向人說知者爲妄立名色以欺衆則亦可哀也已能活能動底只是變合之幾變合而情才以生變已則化合已則離便是死也釋氏說蕉心倚蘆明是說合說夢幻泡影明是說變而其所變所合者之爲何物總不曾理會在乃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生之謂性死即無性也嗚呼亦安得此鄙陋俗淺之言而稱之也哉

仁山云釋氏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

動之理爲性語猶有病葢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旣視聽旣言動後方顯即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爲仁則禮徹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旣有之後卽氣而恆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卽能言之在耳卽能辨之視之明於五色動之中於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旣異於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於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耶

人之甘食悅色非有所甬於禽獸者則必不下齊於禽獸乃嗟蹴之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即自陷於禽獸者其氣之相取也亦異況乎即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迥然而爲人之甘悅者固理也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爲取舍哉故曰形色天性也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即性而況氣乎氣固只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盡天地之閒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

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聖人配天只是因而用之則已無不善矣朱子說堯舜之子不肖是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非堯舜之能轉天也在變化處覺得有些不善其實須有好底在子雖不可傳而適以成其傳賢之善也唯知其廣大而不執一偏則無不善矣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惟在人之情才動而之於不善斯不善矣然情才之不善亦何與於氣之本體哉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浹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只緣者氣一向是純善無惡配道義而塞乎天地之閒故也凡氣之

失其理者卽有所贏要有所贏者必有所詘故孟子曰餒
無理處便已無氣故任氣無過唯暴氣害氣則有過暴亦虐害
意義見前節不暴害乎氣使全其剛大則無非是理而形以踐
性以盡矣此孟子之所以爲功於人極而爲聖學之正宗
也知氣之善而義之非外亦可知矣
愛未是仁愛之理方是仁雙峯之說此蹉矣韓退之不知
道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是釋氏旖旎纏綿弄精魂勾當
夫愛情也愛之理乃性也告子唯以情爲性直將愛弟之
愛與甘食悅色同一心看今人若以粗浮之心就外面一
層浮動底情上比擬則愛弟之心與甘食悅色之心又何

別哉近日有一種邪說謂鍾情正在我輩卽此是忠臣孝子本領說得來也有些相似只此害人心極大須知此處絕不可以庸陋流俗之情識揀別得且如人之愛弟吾弟則愛之固人之所同也然便其弟有殺之害之之事而秦人之弟爲之救患解紛則必舍其弟而愛秦人矣此如人之嗜炙本所同也乃以多食炙故而致飽悶則甘菜而不甘炙無他欲者同之厭者異之同者攻之異者攻之情之緣感以生而非性之正也故就凡人言之吾弟則愛者亦非仁也必至於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且親愛不改其恆憂喜與同而無偽方謂之仁則固與食肉者之甘好色者

之悅但以情之合離爲取舍者不併益人之愛弟也亦止可云愛舜之愛象也乃盡其同氣相感之理也告子一流自無存養省察之功不能於吾心見大本則亦惡知吾弟則愛之外更有愛弟之理哉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此語自可顛倒互看緣以顯仁之藏則曰愛之理若欲於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別則當云理之愛先言愛則因愛而辨其理先言理則吾得理之氣自然有此親親仁民愛物之成能油然順序而生也故曰性之德也以舜之愛象觀之唯有本而愛遂不窮豈但於其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哉待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則豈徒可云義外哉仁亦外矣

潛室以權度言義內亦未嘗知義也若專在權度上見義則權度者因物之有長短輕重而立豈非外乎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豈待權度而後審者哉蓋唯有事於集義者方知義內若非其人則但見義緣物設如權度之因物而立因物者固不緣內矣有物則權度用無物則無用權度處兩物相衡則須權度一物獨用則不須權度然則弟未爲尸之時不與叔父爭敬而專伸其敬於叔父使無義乎只是一敬則無長短輕重學者須於叔父未當前弟未爲尸之時有取敬叔父敬尸之心何存方知義之在內庸人無集義之功而不知義則一向將外物之至感心以生

權度而不得不授之權度者以爲義如貧人本無金穀必借貸始有遂以借貸而得謂之富而不知能治生者之固有其金穀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因於外人盡知之故公都子言君子之知義在內者猶汝之知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自不至於顛倒也固有義而固知之則義之在吾心內者總非外物之可比擬權度人爲之外物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彼直不知何者爲義非但誤其外內之界而已如說權度爲義便不知義孟子至此亦難與顯言非有吝而不言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有所性之德存焉此豈可與不知者名言之哉不得已而以弟爲尸言之則以人之愛敬或因情因

感因名因事而相暱以愛相畏以敬非愛敬也非愛敬則安知愛敬之在內唯至於宗廟之中視無可見聽無可聞總無長短輕重之形容吾權度而神之不可射者以其昭明焄蒿淒愴之氣此正金氣也秋氣也義氣也相爲類動而所自生之敬不倚聲色而發於中如夏氣之感而嗜水冬氣之感而嗜湯於此思之敬之繇內發而不緣物以立者固可見矣而人所以敬叔父者以天動天亦如是而已矣是中節者雖因於物而所發者根於性也彼昏不知而猶以敬尸之敬爲外物之輕重長短以移用其權度則是爲孟季子者終身未嘗有一念之眞敬其謂之外也則奚怪哉夫苟無

一念之合於敬而後權度以爲義則雖以飲湯飲水喻之
彼且曰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喻者也故內也敬叔父敬
弟待權度而審者也故外也嗚呼亦不可瘳已
權之度音徒雜切陳氏所云權度乃如字之須吾心有用權度者在固亦
非外然權度生於心而人心之輕輕重重長長短短者但
假權度以熟而不因權度以生也聖人到精義入神處也
須有觀物之智取於物爲則權度近智與義無與然謂輕重長短茫
無定則於吾心因以權稱之以度量之而義以出則與於
外義之甚者矣當初者權度是何處來庭不成是天地閒
生成一丈尺一稱錘能號於物曰我可以稱物之輕重量

物之長短哉人心之則假於物以爲正先王制之而使愚不肖相承用之是以有權度權度者數也理也而爲此合理之數者人心之義也故朱子謂義如利斧劈物則爲權度之所自出而非權度明矣今世里胥牙儈之流有全靠算子算金穀地畝者（算子猶權度）爲他心中本無了了之數只仗學得來猾熟算來也不差乃一奪其算子則一無所知且方其用算子時數之乘除多寡所以然之理固懵然不省一數已知而復授一數則須從頭另起而先所用者全無用處也豈非其心無權度之故而敬叔父敬弟之眞敬其如此之倚仗成法茫然無得於心旦變夕移斷續而不

相接也乎潛窒求之思爾

若說爲直則敬弟叔父重則敬叔父爲權度此是料量物理智之用也且非智之體不與敬之本體相應若說權度者物之所取平者也吾心之至平者謂之權度則夫平者固無實體特因無不平而謂之平耳此但私欲不行邊事未到天理處以平爲義則義亦有名而無實矣義者以配四德之利四時之秋豈但平而已哉吾固有之氣載此剛大之理如利斧相似嚴肅武毅遇著難分別處一直利用更無荏苒此方是義之實體故以敬以方以宜以制而不倚於物豈但料量以虛公若衡鑑之無心而因用以見功者乎

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一例竟直說箇善字本文自明曰可以爲善卽或人性可以爲善之說也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卽告子性無不善之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卽性也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而不言可以爲不善言不善非才之罪而不言善非才之功此因性一直順下從好處說則其可以爲不善者旣非斯人所必有之情固但見其可以爲善而不見其可以爲不善若夫爲善雖非才之功而性克爲主才自輔之性與才合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專歸功於性而擯才也此

是大綱皆得渾淪處說一邊便是不似彼欲破性善之旨須在不好處指摘也然言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者自存言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其功也亦可見矣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於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沒有性性感於物而動則緣於情而爲四端雖緣於情其實止是性如人自布衣而卿相以位殊而作用殊而不可謂一爲卿相則已非布衣之故吾也又如生理之於花果爲花亦此爲果亦此花成爲果而生理均也非性如花而情如果至已爲果則但爲果而更

非花也孟子竟說此四者是仁義禮智既爲仁義禮智矣則卽此而善矣卽此而善則不得曰可以爲善惻隱卽仁豈惻隱之可以爲仁乎有擴充無造作若云惻隱可以爲仁則是惻隱內而仁外矣若夫情則特可以爲善者爾可以爲善者非卽善也若杞柳之可以爲桮棬非杞柳之卽爲桮棬也性不可戕賊而情待裁削也前以湍水喻情此以杞柳喻情蓋告子杞柳湍水二喻意元互見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慶源說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語極有疵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節而後善則不中節

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學者須識得此心有箇節在不因喜怒哀樂而始有則性情之分迥然矣若昏然不察直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與喜怒哀樂作一箇看此處不分明更有甚性來孟子言情只是說喜怒哀樂不是說四端今試體驗而細分之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屬之哀乎亦僅屬之愛乎非有愛故無欲穿窬之心屬之怒乎亦僅屬之惡乎即穿窬者亦有所惡若恭敬是非之心其不與七情相互混者尤明矣學者切忌將惻隱之心屬之於愛則與告子將愛弟之心與食色同爲性一例在兒女之情上言仁漢以來儒者不識仁字只在此處差謬惻隱是仁

愛只是愛情自情性自性也情元是變合之幾性只是一陰一陽之實情之始有者則甘食悅色到後來蕃變流轉則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種種者性自行於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爲情也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爲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故普天下人只識得箇情不識得性卻於情上用工夫則愈爲之而愈妄性有自質情無自質故釋氏以蕉心倚蘆喻之無自質則無恆體故莊周以藏山言之無質無恆則亦可云無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不善非非才罪罪將安歸耶

集註云乃物欲陷溺而然而物之可欲者亦天地之産也不責之陷人而以咎天地自然之産是猶舍盜罪而以罪主人之多藏矣毛嬙西施魚見之而深藏鳥見之而高飛如何陷溺魚鳥不得牛甘細草豕嗜糟糠細草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然則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爲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朱子曰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自家二字尤開無窮之弊除卻天所命我而我受之爲性者更何物得謂之自家也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則必不可葢吾心之動幾與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與吾之動幾交而情以生然則情

者不純在外不純在內或往或來一來一往吾之動幾與天地之動幾相合而成者也釋氏之所謂心者正指此也唯其爲然則非吾之固有而謂之鑠金不自鑠火亦不自鑠金火相搆而鑠生焉鑠之善則善矣助性以成及物之幾而可以爲善者其功矣鑠之不善則不善矣率才以趨溺物之爲而可以爲不善者其罪矣故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而不可云不能盡其情若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熾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才之所可盡者盡之於性也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於情而之於蕩也惟情可以盡才故耳之所

聽目之所視口之所言體之所動情苟正而皆可使復於禮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盡則耳目之官本無不聰不明聽淫聲嗜美色之咎而情移於彼則才以舍所應效而奔命焉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體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於喜怒哀樂以導其所發然後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節則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於情以爲作爲輟爲攻爲取而大爽乎其受型於性之良能告子之流既不足以見吾心固有之性而但見夫情之乘權以役用夫才億爲此身之主遂以性之名加之

於情釋孟子者又不察於性之與情有質無質有恆無恆有節無節之異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於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於氣則誣一陰一陽之道以爲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於釋氏海漚陽餤之說者幾何哉愚於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託於虛不寵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竊自意可不倍於聖賢雖或加以好異之罪不敢辭也

以在天之氣思之春氣溫和只是仁夏氣昌明只是禮秋

氣嚴肅只是義冬氣清洌只是智木德生生只是仁火德光輝只是禮金德勁利只是義水德淵渟只是智及其有變合也冬變而春則乍喣然而喜凡此四情皆可以時風日實物思之其春合於夏則相因泰然而樂夏合於秋則疾激烈而怒秋變而冬則益淒切而哀如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哀氣之動也水合於木則津潤而喜新雨後見之水合於火則自遂而樂火薪相得欲燃時見之火變金則相激而怒金在冶不受變火必變之如此金變水則相離而哀此差難見金水不相就難合而離以在人之氣言之陽本剛也健德也與陰合而靡爲陰所變則相隨而以喜以樂男之感女義之合利時如此非剛質矣陰本柔也順德也受陽之變必有吝情雖與陽合而

相迎之頃必怒已易其故必哀（女制於男小人屈於君子必然）非柔從矣惟於其喜樂以仁禮為則則雖喜樂而不淫於其怒哀以義智相裁則雖怒哀而不傷故知陰陽之撰唯仁義禮智之德而為性變合之幾成喜怒哀樂之發而為情性一於善而情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

不善雖情之罪而為善則非情不為功蓋道心惟微須藉此以流行充暢也（如行仁時必以喜心助之）情雖不生於性而亦兩間自有之幾發於不容已者唯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為善獎之而不須以可為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謂情善者此也（集註釋此何本明蓋謂情也）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後

亦須在情上用功大學誠意章言好惡正是此理既存養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爲功而免於罪集註云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此一語恰合省察者省察其情也豈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若不會此則情既可以爲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異端之說繇此生矣乃不知人苟無情則不能爲惡亦且不能爲善便只管堆塌去如何盡得才更如何盡得性孟子言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專就盡性者言之愚所云爲不善者情之罪專就不善者言之也孟子道其常愚盡其變也若論情之本體則如杞柳如湍水居於爲功爲罪之閒而無固

善固惡以待人之脩為而決導之而其本則在於盡性是以非靜而存養者不能與於省察之事大學之所以必正其心者乃可與言誠意也

集註謂情不可以為惡只緣誤以惻隱等心為情故一直說終了若知惻隱等心乃性之見端於情者而非情則夫喜怒哀樂者其可以不可為惡之名許之哉情如風然寒便帶得寒氣來暄便帶得暄氣來和便帶得和氣來惻隱等心行於情中者如和氣之在風中可云和風而不可據此為風之質但可為和而不可以為極寒暄熱也故君子慎獨以節其情也若不於存養上有以致其中則更無和

之可欲矣喜怒哀樂之發豈但有節而無無節者哉朱子未析得情字分明故添上不可以爲惡五字而與孟子之旨差異若西山之言才亦云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尤不揣而隨人口動兩人之爲惡非才爲之而誰爲之哉唯其爲才爲之故須分別說非其罪若本不與罪更不須言非罪矣如刺人而殺之固不可歸罪於兵然豈可云兵但可以殺盜賊而不可以殺無辜耶孟子以耳目之官爲小體而又曰形色天性也若不會通則兩語坐相乖戾蓋自其居靜待用不能爲功罪者而言則曰小體自其爲二殊五實之撰即道成器以待人之爲功者而言則竟謂

之天性西山謂才不可以爲惡則與孟子小體之說相背程子以才稟於氣氣有淸濁歸不善於才又與孟子天性之說相背孟子於性上加一天字大有分曉才之降自天者無所殊而成形以後蠢不敵靈靜不勝動則便小而不大此等處須看得四方透亮不可滯一語作死局固難爲不知者道也

程子全以不善歸之於才愚於論語說中有笛身之喻亦大略相似然笛之爲身縱不好亦自與簫管殊而與枯枝草莖尤有天淵之隔故孔子言其相近孟子亦言非才之罪此處須活看旣是人之才饒煞差異亦未定可使爲惡

春秋傳記商臣蠭目豺聲王充便據以爲口實不知使商臣而得慈仁之父方正之傅亦豈遂成其惡哉舜之格瞽瞍及兒象於惡其究能不格姦者亦瞍象之不爲之也又豈舜之欲瞍象能革其耳目易其口體而使別成一底豫之才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終始不相假借者則才也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獸所無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者亦唯人則然而禽獸不然也若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雖細察之人亦自殊於禽獸此可以爲善者而亦豈人獨有七情而爲禽獸之所必無如四端也哉一失其節則喜禽所同喜怒

獸所同怒者多矣（此可以為不善）乃雖其違禽獸不遠而性自有幾希之別才自有靈蠢之分到底除卻者情之妄動者不同於禽獸則性無不善而才非有罪者自見矣故愚決以罪歸情異於程子之罪才也

情之不能不任罪者可以為罪之謂也一部周易都是此理六陽六陰才也（言六者括百九十二）陽健陰順性也當位不當位之吉凶悔吝其上下來往者情也（如泰否俱三陰三陽其才同也以情異故德異）然在人則為功為罪而不可疑天地之化何以有此以滋悔吝之萌天地直是廣大險不害易阻不害簡到二五變合而為人則喫緊有功在此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泰

天地之大而以變合之無害也觀情皆善則人極不立矣天地之化同萬物以情者天地之仁也與人之性與才於物者天地之義也天地以義與人而人恃天地之仁以同於物則高語知化而實自陷於禽獸此異端之病根以誠性縻命而有餘惡也

孟子言夜氣原爲放失其心者說雲峰言聖人無放心故無夜氣非無夜氣也氣之足以存其仁義之心者通乎晝夜而若一也聖人富體無非天者昭事不違一動一靜皆性命之所通其次則君子之見天心者有過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爲不遠復无祗悔也又其次雖日月至焉而與

天陟降之時亦未嘗不在動靜云爲之際如此則亦何待嚮晦宴息物欲不交而後氣始得清哉審然則不可以夜氣言者非但聖人也說到夜氣足以存仁義之心即是極不好底消息譬病已深重六脈俱失其常但穀氣未衰則可以過其病所應死之期如內經所云安穀者過期而已若平人氣象胃氣內榮則不須問穀氣也在天者命也在人者性也命以氣而理即寓焉天也性爲心而仁義存焉人也故心者人之德也氣者天之事也心已放而恃氣存之則人無功而孤恃天矣人之晝作而夜息者豈人之欲爾哉天使之然不得不然以象則晝明而夜晦以氣則晝

行於陽而夜行於陰行於陰而息非人自息天息之也故
迨至於夜而非人可用功之時則言及於氣而亦非人可
用力之地所以朱子斥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者爲
誤異端之病正在於此舍人事之當脩而向天地虛無之
氣捉搦賣弄一部參同契只在氣上用力乃不知天地自
然之氣行於人物之中其昌大淸虛過而不可留生而不
可遏者儘他作弄何曾柰得他絲毫動則人之所可存可
養者心而已矣故孟子之言養氣於義有事而於氣無功
也若說旦晝有爲之時爲牿亡之所集卻便禁住此心不
依羣動而與夜之息也相似以待淸氣之生此抑爲道家

言者極頂處喚作元牝乃不知天地之氣恆生於動而不生於靜故程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乃初九一陽數點梅花固萬紫千紅之所自復若一直向黑洞洞地楞然伏處待其自生則易當以坤之上六爲天地之心而何以元貞之疑戰正在此哉若一向靜去則在己者先已解散枯槁如何凝得者氣住氣不充體則心已失其所存之基則生而死人而鬼靈而蠢人而物其異於蜊之結而蠶之縮者幾何耶靜則氣爲政者天事也動則心爲政者人道也君子以人承天故易於震之象曰不喪匕鬯人所有事於天者心而已矣喪其匕鬯以待鬼神之至於徜徉不亦妄乎

故朱子專以其功歸之義心而不歸之氣其旨定矣延平之說曰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牿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非也旦晝不牿亡者其以存此心而帥其氣以清明者即此應事接物窮理致知孜孜不倦之際無往不受天之命以體健順之理若遂其夜則猶爲息機氣象之不及夫晝也多矣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際氣無不充性無不生命無不受無不明焉無不旦焉而覺待日入景晦目閉其明耳塞其聰氣反於幽神反於漠之候哉夜氣者氣之無力者也以無力故不能受惡之染汚則

以無力故不能受善之薰陶天不息則夜亦無殊於晝而夜非加清人有息則夜之所順受於天者微而氣行陰中則抑以魄受而不以魂承是故苟非梏亡其心者不須論夜也君子之夜氣與梏亡者之夜氣所差不遠故梏亡者得以近其好惡君子之晝氣麗乎動靜云爲而順受其清剛正大者則非梏亡者之所可與而氣象固已遠矣奈之何舍平人榮衛之和而與危病者爭僅存之穀氣哉達於朱子之旨則延平之說可廢矣

愚嘗謂命日受性日生竊疑先儒之有異今以孟子所言平旦之氣思之乃幸此理之合符也孟子言夜氣如雨露

之潤雨露者天不爲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也則豈不與天之有陰陽五行而人受之爲健順五常之性者同哉在天降之爲雨露在木受之爲萌蘖在天命之爲健順之氣在人受之爲仁義之心而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則今日平旦之氣非昨者平旦之氣亦明矣到旦晝梏亡後便將夙昔所受之良心都喪失了若但伏而不顯則不得謂之亡且其復也非有省察克念之功以尋繹其故但因物欲稍間而夜氣之淸明不知其所自生若此者豈非天之日命而人之日生其性乎乃或曰氣非性也夜氣非卽仁義之心乃仁義之所存也則將疑曰生者氣耳而性

則在有生之初而抑又思之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氣而爲氣之理也是豈於氣之外別有一理以遊行於氣中者乎夫言夜氣非即良心而爲良心之所存猶言氣非即理氣以成形而理具也豈氣居於表以爲郛郭而良心來去以之爲宅耶故朱子說夜氣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以一養字代存字只此天所與人清明之氣（健順清明）故養成而發見到好惡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氣外別有心生焉矣理便在氣裏面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者不離乎一陰一陽也故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氣自生心清明之氣自生

仁義之心有所觸則生可見即謂之生無所觸則生不可見故謂之存其實一也天與人以氣必無無理之氣陽則健陰則順也一陰一陽則道也錯綜則變化也天無無理之氣而人以其才質之善異於禽獸之但能承其知覺運動之氣尤異於草木之但能承其生長收藏之氣是以即在牿亡之餘能牿亡其已有之良心而不能牿亡其方受之理氣也理氣謂有理之氣天之與人者氣無閒斷則理亦無閒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學者正好於此放失良心不求亦復處看出天命於穆不已之幾出王游衍無非昊天成命相爲陟降之時而君子所爲不遠復无祗悔以日見天心

日凝天命者亦於此可驗矣若云唯有生之初天一命人以爲性有生以後唯食天之氣而無復命焉則良心既放之後如家世所藏之寶已爲盜竊苟不尋求終不自獲乃胡爲牿亡之人非有困心衡慮反求故物之功而但一夜之頃物欲不接即此天氣之爲生理者能以存夫仁義之心哉故離理於氣而二之則以生歸氣而性歸理因以謂生初有命既生而命息初生受性既生則但受氣而不復受性其亦膠固而不達於天人之際矣

必須說箇仁義之心方是良心言良以別於楛明有不良之心作對蓋但言心則不過此靈明物事必共仁義而後爲良也心之爲德

只是虛未有倚然可以倚靈有所覺不論善惡皆覺不昧能記憶親切凡記憶親切者必不昧所以具衆理未即是理而能具之應萬事者所應得失亦未定大端只是無惡而能與善相應然未能必其善也須養其性以爲心之所存方使仁義之理不失孔子曰操則存言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存也舍則亡言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亡也出入無時言仁義之心雖吾性之固有而不能必其恆在也莫知其鄉言仁義之心不倚於事不可執一定體以爲之方所也其心之謂與卽言此仁義之心也說此書者其大病在抹下仁義二字單說箇靈明底物事集註已未免墮在北溪更添上一段描畫寫得恍恍惚惚似水銀珠子樣

算來卻是甚行貨大概釋氏之說恰是如此看他七處徵心不在內不在外之語正北溪所謂忽在此忽在彼也看他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但起心塵勞先起正北溪所謂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也范家女子只擬亂記得幾句禪語便胡言道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從而稱之不亦過乎者昭昭靈靈纔收著即在眼前底正釋氏所謂常住眞心此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第一緊要眞贓果如彼說則孔子之言句句可破不但如范氏妖孽所云也此靈明活動者如荷葉上露水相似直是操不得底愈操而愈不存矣此靈明活動者亦如影之隨形不但不亡而

亦何容舍開眼見明閉眼見暗未有能舍之者也亦直不可說他莫知其鄉喚醒主人翁則端的在家裏坐行住坐卧不離者箇也嗚呼誰謂孔子之言而如斯其背謬耶總緣撇下仁義二字說心便惹得許多無父無君之教涎沫來胡鬧聖賢之言修辭立誠不合弄此虛脾聖賢之學反身而誠養其性以存其心不將此圓陀陀光閃閃的物事作本命元辰看得隆重朱子自有良心存亡只在眇忽之閒舍便失去操之勿放（放猶廢也非逸也）則良心常存一段語錄千眞萬當爲聖學宗旨其他畫出來活鬼相似一流虛脾語刪之無疑

謂欲生惡死是人心唯義所在是道心則區別分明乃朱子尤必云權輕重卻又是義義在舍死取生則卽以生爲義矣人心者唯危者也可以爲義可以爲不義而俟取舍者也故欲生惡死之心人心也慶源鹵莽不察竟將得生避患作人欲說則是過人欲於不行者必患不避而生不可得以日求死而後可哉孟子以魚與熊掌配生與義魚雖不如熊掌之美然豈有毒殺人而爲人所不可嗜耶若夫人欲則烏喙之毒而色惡臭惡之不可入口者矣孟子於此原以言人之本心純乎天理本心卽道心卽在人所當欲之生當惡之死亦且辨之明而無所苟而況其爲非所當

欲非所當惡者如宮室之美等曾何足以亂之哉若論在所當得則雖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且未是人欲橫行處而況欲生惡死之情唯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斯則天理亡而人欲孤行者聖賢於此只論禮義不論利害故朱子云臨時比並又卻只是擇利害處去若不於義理上審箇孰爲當欲孰爲當惡孰爲且不當用其欲惡而但以於身之緩急爲取舍則世固有無心於宮室妻妾之閒安其麤陋所識窮乏者各一粟之施雖怨不恤而走死權勢坐守金粟者以不辨禮義而快其所欲受其可謂之知所取舍乎飲食之人人皆賤之飲食之於人其視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也緩急

利害相去遠矣詎可以飲食之人賢於富貴之人耶是知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以至得生避患唯不知審則可以爲遏抑天理之具而成乎人欲固不可以欲生惡死卽爲人欲之私而亦不當以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與生之可欲死之可惡從利害分緩急也

心則只是心仁者心之德也徑以心爲仁則未免守此知覺運動之靈明以爲性此程朱所以必於孟子之言爲之分別也然孟子言此則固無病其言仁人心也猶言義人路也義人路也非人路之卽義則仁人心也亦非人心之卽仁矣除卻義則非路非無路也或爲茅塞或爲蹊徑歟

蹄鳥跡之道非人路也除卻仁則非心非無心也知覺運動將與物同非人之心也孟子之言明白簡易只是如此故不須更與分疏心卽仁之與非卽仁也朱子言仁者心之德德字亦須分別看不可以有得於心釋之德自屬天天予人以仁而人得之爲秉彝之心天予人以義而人得之以爲率繇之路其義一也若於此不審以心爲郛郭而仁在其中然則亦以路爲轍迹而義在其中乎若然則仁內而義外乎孟子義路之說若看不分曉極易犯手說似仁內義外去此路字是心中之路非天下之路也路在天下縱橫通達而非吾所必繇惟吾欲往燕往越以至越陌

度阡此中卻分明有一路在終不成只趁著大路便走若子喻於義路自在吾心不在天下也潛室以不是血氣做成的心爲辨語極膚淺聖賢言心皆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言之豈疑於此肉團之心哉孟子言此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則仁以爲之德而非能知能覺之識即可具衆理能運能動之才即可應萬事不然則物之有其知覺運動者何以於理昧而於事舛也此遠不禦而近自正者則義以爲之制而非任運自繇之可以達於天下而無所礙不然則物之意南而南意北而北者何以近無準而遠必泥也直以仁爲人心而殊之於物之心故下直言求心而不

言仁乃下面言心而言心即以言仁其非僅以知覺運動之靈明爲心者亦審矣故雙峰爲之辨曰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偉哉其言之也彼以知覺爲心而以收攝不昏爲求放心者不特於文理有礙而早已侵入異端之域矣程子云纔昏睡便放了朱子云收斂此心不容一物看來都有疵病求放心者求仁耳朱子云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多下一如字只欲仁便是求放心也仁者之事雖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不容他昏去乃昏而放失其仁固也然一一不昏而即可謂之仁乎既

不昏亦須有所存先儒謂隨處體認天理故亦必學問以爲之津涘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皆求放心之道也若但提醒此靈明教不昏著睡著則異端之徹夜達旦死參死究者莫有仁焉者矣放心只是失卻了仁有私意私欲爲之阻隔而天理不現天理現則光輝篤實萬物皆備而豈一物不容哉若但以不昏而無物爲心之存則狂如李白且有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之時而語其極至將龐蘊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者盡之矣孟子喫緊教人求仁程朱卻指箇不求自得空洞虛无底境界異哉非愚所敢

知也雙峰云二賢之說而能直領孟子之意以折群疑其
以正人心闢邪說於毫釐之差者功亦烈矣唯知此則知
所放所求之心仁也而求放心者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
之也仁為人心故即與靈明之心為體而旣放以後則仁
去而靈明之心固存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
心以本體言雖不可竟析之為二心以效用言則亦不可
槩之為一心也而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
是已收之心亦豈與釋氏無能無所最初一念即證菩提
因地果生之說無以別識得所求之心與求心之心本同
而末異而後聖賢正大誠實之學不混於異端愚不敢避

粗淺之譏以雷同先儒亦自附於孟子距楊墨之旨以俟知者耳

朱子云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已求放心）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學問）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又云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凡此皆謂求放心為學問之先務須求放心而後能學問若非勉齋雙峰為之發明則是學問之外別有求放心一段工夫既與孟子之言顯相矛盾而直將此昭昭靈靈能學知問之心為當求之心（學唱曲子也是此心）則於聖賢之學其差遠矣只教此知覺之心不昏不雜此異端之所同而非但異端也即俗儒之於記誦詞章以至一技一

之士也須要心不昏惰不雜亂方能習學此文不過初入小學一段威儀一箇徑路耳故小道得以同之俗儒得以同之而異端亦得以同之求其實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而已專心不爲外物所誘致志收攝不令昏放曾聖賢克己復禮擇善固執之全體大用而止此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猶聖經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大學者自有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而要所以明其明德君子之學問有擇善固執存心致知之道而要所以求仁已放者謂之放心未放者謂之仁而已不然卽以明明德爲大學之道則此虛靈不昧者從何處而施明卽以求放心爲學

問之道則此見聞覺知之心雖旁馳四出而固不離乎現前乃更起而求之不且如釋氏迷頭之謂乎朱子之釋此章大段宗程子之說程子於此看得超忽總緣他天資高功候熟利便徑向心有其仁而無不仁者一層說起抑其於釋氏之學曾未斷棄故一時偶犯其壘而不知乃孟子之言既爲已放其心者而發故明於學問之塗而授以求仁之津涘則云即心即仁但無昏放而不容一物者其不然審矣程子規模直爾廣大到魁柄處自不如橫渠之正橫渠早年盡抉佛老之藏識破後更無絲毫粘綵一誠之理壁立萬仞故其門人雖或失之近小而終不失矩矱程

子自得後卻落入空曠去一傳而後遂有淫於佛老者皆此等啟之也此又善學古人者之所當知

求放心之心與心不若人之心須有分別新安看得囫圇便沒理會學者須於同中顯異方能於異中求同切忌劈頭便從同處估量去則直不知擇所以中庸喫緊說一擇字正人心道心之所繇辨也既曰即心即仁此從即心即佛來即求放心之心便是不放之心心但不放則即此是仁則何以又云心不若人不若人而繫之心則彼亦有心而未嘗放失矣彼心固存而所存者不善斯不若人者也如公孫衍張儀劉穆之劉晏一流人他者知覺運動之心何嘗不

玲瓏剔透一倍精采只他邪向權謀上去便是心不若人又如釋氏之徒至有聞蟻拽蟲尸如人拽大木者亦有三十年脇不粘席者亦有一日三喚主人翁者又豈不精細靈警絲毫不走作只他邪向虛寂上去便是心不若人此正爲郎心郎之毒所中仁若一向醉生夢死悠悠之徒則與沈痾惡疾在身不知惡之以求醫者等聖賢從無心情與此輩較量夫一指不伸求治于里之外此亦須是皮下有血漢杜子美平生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司馬相如誓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釋氏之徒有斷臂立雪八十行脚者乃是不遠秦楚以求伸一指之人纔可以心不若人而不

知惡責之於此分明方知但言心未便是至處而以求放心者竭心思以求仁而非收攝精神以求一物不容之心也孟子始終要闢生之謂性一種邪說程子乃以生之謂性爲未是告子錯處故其差異如此雖然孟子之言至矣若教人養其大者便不養其小者正是佛氏眞贓實據雙峰於此分削破明其功偉矣佛氏說甘食是塡飢瘡悅色是蒸砂作飯只要敗壞者軀命乃不知此固天性之形色而有則之物亦何害於心耶唯小體不能爲大體之害故養大者不必棄小者若小體便害大體則是纔有人身便不能爲聖賢矣所以釋氏說此身爲業海不淨合成分段

生死到極處只是徧躁忿戾要滅卻始甘休則甚矣其劣而狂也乃小體既不能爲大體之害則害大害貴者其罪何在孟子固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能左右之目以又曰從其小體爲小人只以字從字是病根乃此以之而從者豈小體之自以哉既非小體之自以則其過豈不在心昭昭蠢蠢者所以大學說脩身在正其心心不固正而後須正也特此從之以之之心專是人心專是知覺運動之心固爲性所居而離性亦有其體性在則謂之道心性離則謂之人心性在而非遺其知覺運動之靈故養其大則必不失小性離則唯知覺運動之持權故養小而失大知覺運動之心

與耳目相關生而樂寄之耳目以得所藉其主此心而爲道心者則即耳目而不喪其體離耳目而亦固有其體也故言心者不可不知所擇也廣如下章之說

一部孟子如鈞是人也一章深切著明示人以從入處者極少讀者於此不精審體驗則似不曾讀孟子集註於此失之太略諸儒亦未爲之引伸乃熟繹本文而以身心體之則其義固有可求者耳目之官不思兩段既以辨大體小體功用之殊從其大而爲大人從其小而爲小人以答公都子第一問乃其以求夫大人所以從大體之繇而直勘其小人所以從小體之繇以答公都子第二問意雖不

盡於言而言亦無不盡之意也自耳目之官不思至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句句對照抑或言此而彼之不然者以顯只此數語是聖賢當體反求精以考之而不惑處前章所云於己取之而已者正謂此也耳目之官不思六字緊對下不思則不得也句而蔽於物四字緊對下思則得之句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緊對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二句在心則云心之官則思在耳目則不云耳目之官則視聽在心則云此天之所與我者在耳目則不云此成形之所有者在從大體則云此為大人而已矣而於交物而引者不云此為小人則言此而彼之不然者顯

也耳目之官不思疑與心之官則思相爲對照而今云耳目之官四字含有則視聽二字不思二字與不思則不得也相對者以官之爲言司也有其司則必有其事抑必有其事而後有所司今既云不思矣則是無其事也無其事而言司則豈耳目以不思爲所司之職是猶若以無爲爲職也耳目當爲君矣此釋氏以前五識爲性境現量之說反以賤第六七識而貴前五識也是以知言耳目之官則固有其司者存豈非以言目司視而耳司聽乎乃耳目則有其所司矣非猶夫血肉爪髮之無所司矣今但以其不能思者言之則且與血肉爪髮等而雖在小人亦惡乎從

之足知言不思者謂不思而亦得也不思而亦得故釋氏謂之現量心之官不思則不得故釋氏謂之非量耳目不思而亦得則其得色得聲也逸而不勞此小人之所以樂從心之官不思則不得逸無所得勞而後得焉此小人之所以憚從釋氏樂獎現量而取耳爲圓通(耳載月爲尤選)正小人懷土懷惠唯逸乃諺之情與徵聲逐色者末雖異而本固同以成乎無忌憚之小人也故不待思而得者耳目之利也不思而不得者心之義也(義謂有制而不妄悅人)而蔽於物者耳目之害也思則得者心之道也故耳目者利害之府心者道義之門也不思而得不勞而可有功而蔽於物則雖勞

而亦無益聲色之麗耳目一見聞之而然雖進求之而亦
但然爲物所蔽而蔽益於物豈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
已有者無不表裏之具悉（耳目但得其表）物所未有者可使之形
著而明動哉小人喜用其逸而又樂其所得之有量易於
得止而屬厭大人重用其勞而抑樂其所得之無窮可以
極深研幾而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後聖故各以其所
樂者爲從而善不善分矣乃耳目之小亦其定分而誰令
小人從之故曰小不害大罪在從之者也所以知天之與
我者專爲心言而非耳目之所得共者（此與集註異）蓋天之所
與我者性也孟子固曰耳目之於聲目之於色君子不謂性

也所以不言耳目非盡天所與者又以有命焉故蓋耳目之官元因體而有而耳目之體則資養而成雖天命之而不得外物之養以助於有生之後則亦不得有其聰明此唯心爲天所與我而耳目不得與也心思之得於天者不待取而與耳目之得於天者則人取之而後天與之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目不能奪而況於物物交物則引之則耳目且受奪而不得守其官求其從心之命也豈可得乎始於小體而終於物則小人之且失其人理先以大體則小體從令而物無不順此大人所以備物而誠釋氏唯以現量爲大且貴則始於現量者終必緣物現量十受故故釋氏雖不緣物

而緣空空亦物也惟交引故唯始於吾所受於天之明德而求盡其量則當體無窮而不倚於物故聖學雖盡物之性而要無所倚則以現量之光的然著明而已著則亡不能心持思之用闇然未能卽章而思則日章先難而後獲先得而後喪大小貴賤之分繇此以別而小人之無所立以奔赴其便安故見奪而裁斷及溺大人之有所立以上達而不已故耳目各効其聰明之正其或從乎此或從乎彼一義利勤惰之情所必至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心之所以爲無不得之道者正以其有不得之義也學者明於此而吾當體之中可考可擇爲主爲輔之分以明則不患聖

功之無其門而彼釋氏推目為圓通之最獎前五為性覺之智者亦不待攻而自露矣惜乎先儒之未能詳也前既釋仁義之心與知覺運動之心雖同而實異今此又槩言心而即已別乎小體若以此所言心為仁義之心則仁義為實有而思為虛位若以此為知覺運動之心而何以又云知覺運動之心俗儒亦求之異端亦求之而不但大人也愚固曰於同顯異而後可於異明同也孟子於此畧言之曰心之官則思今試於當體而反考之知為思乎覺為思乎運動為思乎知而能知覺而能覺運動而能運動待思而得乎不待思而能乎所知所覺所運動者非耳

相交而相引者乎所知所覺以運以動之情理有不蔽於物而能役物以存先物而有者乎所知一物則止一物如知鳩爲鳩則蔽於鳩不能通以知鷹覺運動亦如之審此則此之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可知已只緣後世佛老之說充斥天下人直不識得箇心將此知覺運動之靈明抵代了其實者知覺運動之靈明只與作耳目之官釋氏謂之見性聞性又喚他做性雖說來分裂則似五官有五性其實此靈明之隨體發用者未嘗不一故釋氏說聞梅流涎履高足酸也只在者上面向荆榛尋路稍通一線便謂圓通眞陋哉其言之也孟子說此一思字是千古未發之藏與周書言念論語言識互明性體

之大用念與識則是聖之事思則是智之事范氏心箴偏遺下思字只說得活動包含底則雖有三軍而帥已奪矣今竟說此思字便是仁義之心則固不能然仁義自是性天事也思則是心官人事也天與人以仁義之心只在心裏面唯其有仁義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不然則但解知覺運動而已（犬牛有此四心但不能思）此仁義爲本而生乎思也蓋仁義者在陰陽爲其必效之良能在變合爲其至善之條理元有紋理機芽在（紋理是條理機芽是良能）故即此而發生乎思如甲必坼若勾必萌非塊然一氣混雜椎鈍不能有所開牖也故曰天之所與我與我以仁義即便與我以思也此從

乎生初而言也乃心唯有其思則仁義於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義蓋人飢思食渴思飲少思色壯思鬭老思得未嘗不可謂之思而思之不必得乃不思而亦未嘗不得得之有命其得不得之一因乎思者唯仁義耳此思為本而發生乎仁義亦但生仁義而不生其他也釋氏一切唯心造之說原以誣天下之誠有者而非實然蓋思因仁義之心而有則必親其始而不與他為應故思則已遠乎非道而即仁義之門矣是天之與我以思即與我以仁義也此從乎成性而言也故思之一字是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條貫通徹底大用括仁義而統性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在

者上面用工夫與洪範之以睿作聖一語斬截該盡天道聖功者同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其一微矣乃或疑思食思色等思雖不能得然不可謂之不思則孟子所言固有滲漏而今此所云亦將無執得以言思而不足盡思也乎則又不然學者於此須破盡俗陋之見特地與他正箇疆界只思義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思食思色等直非心之官則亦不可謂之思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元只在心上守定著用功不許寄在小體上用以耳目有不思而得之長技一齊其思於彼則未有不被其奪者今試體驗之使其爲思仁思義則不因色起不因聲起不假於視不假

於聽此心亭亭特特顯出個全體大用來若思食色等則雖未嘗見未嘗聞卻目中若現其色耳中若聞其聲此雖不蔽於現前之物而亦蔽於所欲得之物不與現前之物交而亦與天下之物交也此卻是耳目效用心爲之役心替其功能以效於耳目之聰明則亦耳目之官誘心從彼而向得謂之思哉釋氏不審謂之見性聞性乃不知到見聞上已離了性只在魂魄上爲役如水入酒中一齊作酒味矣蓋形而上之道無可見無可聞則唯思爲獨效形而下之有色有聲者本耳目之所司心卽闌入而終非其本職思亦徒勞而不爲功故可見可聞者謂之物而仁義不

可謂之物以其自微至著乃至功效已成而終無成形若夫食色等則皆物也是故唯思仁義者爲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乃或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惻隱之心仁義亦因耳目之交物而生於心則又不然彼所言者謂盡人而皆有猶牿亡者之夜氣天真未泯偶一見端彼唯心失其官以從役於耳目則天良雖動亦必借彼以爲功非有根也若大人先立其大則不忍人之心充實在中而當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亦必不與行道之人怵然一驚惕然一懼者同矣發得猛時便是無本故齊宣王易牛之心反求而不得則唯其乍見觳觫之時曰交物而心從曰非思

所得以不思故終不得也物交物則引之雖是小人沈溺人欲之情亦乃小人即一念之明與天理相交也是耳目交物而相引學者但可借此察識本心到大有爲時御用此爲末値不得且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則惻隱之心因目而動若其當未見孺子入井之時君子之思以存夫仁者豈如思食者之幻立一美味於前思色者之幻立一美色於前（此內觀內聽亦屬耳目之官不屬心）而亦幻立一孺子入井之事而作往救之觀（去聲）耶（釋氏用觀只用耳目）物引不動經緯自全方謂之思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不覩不聞中只有理原無事也無事而理固可思此乃心官獨致之功今人但不能於形而

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則愚先言盡天下人不識得心亦盡天下人不會得思也萬物皆備於我唯思故誠通焉若使因耳目以起思之用而成其能則不特已睹之睹已聞之聞卽覩其所未睹聞其所未聞亦只蔽盡於一物如何得萬物皆備來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正是專用思處若兼用視聽則遠邇之形聲無涯其能一時齊現於靜中乎有不現則泄而忘矣思乃心官之特用當其未睹未聞不假立色立聲以致其思而迨其發用則思抑行乎所睹所聞而以盡耳目之用唯本乎思以役耳目則或有所交自其所當交卽有所蔽亦不害乎

其通故曰道心爲主而人心皆聽命焉此又聖學之別於異端疏細聰明以爲道累而終不可用也故乍見孺子入井之心雖非心之全體大用而亦可資之以爲擴充也（擴充則全用思）乃前言所以求放心者以知覺運動之心求之今此又以思爲仁義之所自生然則求仁者將用思乎抑用知覺運動之心乎知覺運動之心固非卽思則何不以思求而以知覺運動求耶則固有說於此夫所謂求放心者猶夫夜氣與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使其能思則心固不放矣唯不能思而放故心官失職而天明之僅存寓於知覺運動者猶未亡也是以可得而用之夫乍見孺子入井之人

放其心而未知求者也故上言人皆有其怵惕惻隱之懔然動者心之寓於覺者也或寓於知或寓於覺或寓於運動則亦相依為體而不能離如水入酒中而作酒味則更不得舍水以求酒矣故在良心已放一端偶露者不得不於知覺運動之心以為功若夫仁義之本體存乎中而與心官互相發生者思則得之大人以洗心而退藏於密乃以善乎知覺而使從令豈復恃此介然有知欻然有覺物示之而物警之以成弋獲之能哉或又疑思食色等之為耳目用事而心不得主其官則固已若人思利思害乃至察於無形則非耳目之官用事而過若在心則又不然夫思利害

而不悖乎理也即仁義也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趨利避害之背乎理者有一不因於耳目之欲者哉全軀保妻子懷祿固寵也只爲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可以奉耳目之歡所以嘑蹴之食乞人不屑緣乞人便食之而不死也無以供耳目一日之欲故除卻耳目之交引更無利害可以動人者而於思乎何尤也乃又或疑思食色思利害者之必爲小體所奪固已如異端之徒所思亦理也而誠淫邪遁以充塞仁義此豈耳目之過哉愚固曰釋氏之耳爲圓通前五識爲性境者亦樂用其不勞而獲之聰明與小人懷土便安之情同也其或所思者正而爲賢者之太

過如季文子之三思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疑爲思過而其有所過思也則必有所不及思或極思之深而不能致思之大或致思之大而不能極思之深則亦有所不思而不得爾深者大以廣之大者深以致之而抑以學輔之必竟思爲未以善其用而後心之官乃盡也學亦稱思然卽不能亦特未至於大人而已終遠於小人矣凡此數者舉無足疑乃益知孟子之言思爲古今未發之藏而曰思誠者人之道特以補明子思所言誠之者之實思爲人道卽爲道心乃天之寶命而性之良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斯而已故曰繇仁義行非行仁義言以思繇之也

集註於蔽字無明釋或問將作遮蔽解而朱子以爲然看來集註意亦如此實則不然色固不能遮聲固不能遮聰也如說面前一山隔斷了便不見山外物此是形蔽不是色蔽五色現前時一齊俱見登高望遠而雲樹齊入目中何嘗遮蔽得釋氏不知此故以目窮於隔垣爲不能圓通而推耳有千二百功德若但於此處較量則耳目各有長短固相匹敵也目窮於隔垣而可及百里之外耳不窮於隔垣而一里之外疾呼不聞矣且耳目之聰明在體者有遮在官者原無遮如幻想未見之色雖遠而亦分明豈有遮耶不可誤認此駁心思若專以心之不阻於山河險阻爲無蔽

則人之思食色思利害也亦蔽豈此伶俐宛曲者而遂得爲大體哉若小註所云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則尤粗疎不曉了從他去只是引引如何便遮如一人引一人去引者何嘗遮所引者葢蔽之訓遮是遮盡義非遮瞞義與一言以蔽之義同聲色以顯聰明之用而非以壅閉乎聰明先儒所云物欲之蔽者亦謂其蔽心耳而豈其卽蔽乎耳目哉心之官思則得之原不倚於物而無涯量卽物而理可窮舉一隅則三隅可見多學而識之者一以貫之不顯亦入不聞亦式物不足以盡之矣若耳目之官視盡於色無色卽無所視聽盡於聲無聲卽無所聽

聰明盡於聞見之中所聞所見之外便無聰明與心之能徹乎形而上者不同故曰蔽於物旣有所蔽則雖凝目以視傾耳以聽更無絲毫之益固不若心之愈思而愈得則欲用此以察善惡之幾而通性命之微則必不能故曰小體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不當聽者固蔽卽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亦蔽也不足以察微而藏往故也知其有蔽則知其小矣

仁之勝不仁新安看得自好朱子有正勝邪天理勝人欲兩段解其言正勝邪者卽新安之說其言天理勝人欲者推本正所以勝邪之理爾集註卻專取趙氏之說乃於本

文有礙夫以一念一事之仁不勝私欲而遂歸咎於水之本不勝火此其自暴棄也已甚去仁唯恐不速更不待其終而早亡矣

雲峰從規矩上看得與離婁章義同自合觀兩個必字有無所遷就苟簡之義規矩與志彀一意彀是用力極至處規矩是用法極密處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若初學時不會得直到恁樣始得方圓則甚疑但方而可不必合矩但圓而不必合規亦自成得器用而爲之較易乃降一格且圓遷就易教苟簡易學則到底方不得方圓不得圓終身更無上達也所以古人一入大學即以明德新民止至善

全體大用立地做去放他寬衍一步不得南軒爲有漸進有序之說未是爲雖有漸即在者上面漸做去進雖有序亦必此中之次序非始終深淺迥別且抛一半在後面也

告子下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此言固有嫌於徑疾者是以朱子須與分剖以此爲對不孝不弟者之言陳氏以率性爲脈絡慶源加以充量之說此義乃竊姚江錯看孟子反以有子言本立道生爲支離姚江於此不但失之徑疾而抑於所言孝弟處先已儱侗孟子在孝弟上說得精微廣大所以與有子別有子謂孝弟之人免於犯上作亂卻只

在愛上說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事言從便有天理之節文在內於此抑以行止疾徐言弟不弟淺而言之固不過一舉趾之分如實體之則一舉趾之不中而即入於不弟焉非堯舜之動容周旋中禮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者固不足以與其藏之密矣姚江之言孝弟則但以煦煦之愛爲良知良能此正告子以吾弟則愛爲仁而其所從發之源固與甘食悅色之心同爲七情所著釋氏開口便柔軟纏綿說得係樣可憐生地都是者箇愛字雖以施之吾父吾兄爲得其可施之人而實則所以施者非其性之德矣故不於

性言孝弟則必淪於情不於天理之節文言孝弟則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看曾子到易簀時說出君子細人用愛之不同則知堯舜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性情之分理欲之别其際嚴矣則有子以鮮犯上不作亂之孝弟爲爲仁之本定非支離孟子於疾徐先後之際精審孝弟之則而愼其微則以堯舜之道爲卽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無閒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淪於佛也

若但從宗社傾覆上說親之過大則於利害分大小便已乖乎天理自然之則如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彼言大過者則當以宗社之安危爲斷雖爲貴戚而分實

君臣臣者社稷之臣子者親之子也到父子上那更將宗社看得隆重來瞽瞍殺人則舜竊負而逃訢然樂而忘天下者宗廟社稷在幽王則重在平王方爲世子固已如敝屣耳故宗社之傾覆雖幽王之大過而平王不得以爲大猶無故殺人在瞽瞍爲大過故皋陶必執而舜不得以爲怨也且唯幽平之父子則有宗社而凱風之母子固無宗社也然則唯天子之子爲可怨而庶人之子遂無可怨者乎其兄關弓又何涕泣也舜當于田之日無宗社也瞽瞍欲殺之則怨慕矣及爲天子而棄天下若敝屣訢然以樂而無怨焉過之大小不在宗社審矣士庶之有家室亦猶天子

之奇宗社家之不安與宗社之危等凱風之母不安其室害亦中於家矣而何以爲小過耶君子言人父子之際豈以富貴名位而分輕重哉夫幽王之過所以大者絀申后廢宜臼亂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且廆木有無枝之憂析薪有絕理之懼則黃臺抱蔓之事尤慮其不免而且不得與虎狼同其仁夫是爲過之大者若七子之母於婦道雖爲失節於母道固未絕恩則亦人欲之不戢而非其天理之盡亡故曰過小向令其母有戕賊七子之心則七子雖名位不顯初無宗祧無主之悲而抑豈僅爲小過耶若小弁之詩固已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平王業已重視其

身而輕視天下所以得情之正而合於親親之仁中生唯不知此是以僅爲恭而不得爲孝而樂正子春視傷其足如喪宗社身之重於天下固已而況其親之茂恩害理親欲推刃者乎朱子曰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親之過大者也義斯正矣

新安云交兵不過殺人言利則必蠱害人心此語說得好看而於理則大悖人心之害至於互相賊殺而已極故楊墨之徒歸斯受之而爭地爭城者罪不容於死此王道之權衡也若說交兵只是殺他人蠱害人心則君臣父子兄弟且相爲害乃孟子說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到頭

流弊只是亡國又豈殺人輕而亡國重耶到殺人如莽時
君臣父子兄弟更不但懷利以相接而懷害以相接矣從
古來有幾箇紀信韓成吉翂趙孝鄧攸白刃臨頭時臣可
移死於君子可移死於父弟可移死於兄而恬然爲之者
多矣又何處更有人心殺人之禍其始正緣於利言利之
弊其禍必至於殺人宋牼以利說罷兵乃是抱薪救火無
王者起而彼此相吞以淪於亡則斯民之肝腦塗地者正
不忍言故孟子不欲以利蠱害人心者正以止殺人心一
害殺必隨之如趙貪上黨之利及乎國之垂亡而長平之
死者四十萬矣尚可云不還殺人乎天地之大德曰生利

者可使徙義惡者可使遷善死者則不可復生而乃云不過殺人悲哉新安之不思而忍為此言也

王制諸公地方五百里若如鄭氏說則除夏商固有百里須更併二十四箇百里之國開方之法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朱子云須併四箇百里國地誤若提封止五萬井則地方二百二十六里有奇耳

華陽以當道為工夫謂引之當道則君志以仁西山云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自君之自脩而言則以志仁為本不志於仁便不能當道故朱子於下章引脩道以仁證之乃以臣之引君而言則君志之仁不仁無所施功而引

之以志於仁者道也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不能向君心上用工夫須開陳善道而後能閑其邪心若急與之言存養省察之事中材以下百忙受不得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豈能日察其心之邪正而施之教哉亦納之於軌物而已如仇士良教其徒使日以聲色狗馬進亦須以非道引之方能使其志惑若只但逐日教他以殺害貪頑爲心雖至愚亦不聽也君子之事君正從此反勘出倘入處若伊川亟諫折柳纔地從志上用功所以無補以道閑之使其於天理路上已熟則向後者等兒嬉暴殄事自化矣此華陽之說較西山爲得也新安以當道分貼不爭土

地志仁分貼不殃民亦學究科場料耳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則固以不以私利故動於爲惡爲仁也二句自一串說

免死而已矣便是說去非但受之有節到稍稍有起色之時則亦去矣雲峰言末一節不言去未是於此正好看古人用心處若當未困乏之時稍懷生計之心則豈至旦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門戶哉抑孟子有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之義此何爲不就下位以免於飢餓則以所居之國原以應聘而至云不能行其道用其言則嘗欲行道而旣有所言矣如此而更以貧故居卑位又成甚次第來孔子爲委

東乘田乃年少而承世蔭之緒非有行道之學啓又其宗國不可輒去故也

識心上篇

集註謂心者人之神明四字極斬截新安益之曰神明之舍則抑全不識心矣想來新安病根在錯看太極圖上面一圈將作輪郭看先儒畫太極圖時也只得如此畫如人畫日也須只在四圍描一輪郭究竟日體中邊一樣赫赫地何嘗有輪郭也太極圖中間空白處與四圍一墨線處何異不成是一匡殼子如圓竹作箍中間箍著他物在內今試反求之於此心那裏是他輪郭處不成三焦空處盛

此肉心裏面孔子作包含事理地位邪一身若虛若實腑臟血肉筋骨皮膚神明何所不行何所不在只此身便是神明之舍而豈心之謂與新安意以心旣是神明則不當復能具夫衆理唯其虛而爲舍故可具理此與老子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一種億測無實之說同夫神明者豈實爲一物堅凝窒塞而不容理之得入者哉以心與理相擬而言則理又爲實心又爲虛故雖有體而自能涵理也者箇將作一物比擬不得故不可與不知者言須反求始得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語甚奇特非實有得於中而洞然見性不能作此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知性

之驗也若不從此做去則性更無從知其或舍此而別求知識則只是胡亂推測卜度得去到水窮山盡時更沒下落則只得以此神明爲性故釋氏用盡九年面壁之功也只守定此神明作主反將天所與我之理看作虛妄是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不亦哀乎然此語須看得精審圓活方能信其確然不爾則鮮有不疑其非然者蓋格物者知性之功而非即能知其性物格者則於既格之後性無不知也故朱子以曾子之唯一貫者爲徹一以貫之物之既格也而非多學而識之即能統於一以貫也窮理格物只是工夫理窮物格亦格物窮理之效乃至於表裏精粗無

不豁然貫通之日則豈特於物見理哉吾心之皆備夫萬物者固現前矣到此方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蓋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天下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現矣吾心之理無不現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自立為萬物之皆備於我者誠有之而无妄也此非格物未至者所可知之境界故雖一一為衆人道爾物理雖未嘗不在物而於吾心自實吾心之神明雖己所固有而本變動不居若不窮理以知性則變動不居者不能極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不恆底有恆性而後有恆心有恆性以恆其心而後吾之神明皆致之於

所知之性乃以極天全體大用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才無不致矣故曰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言於吾心之知無所吝留而盡其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盡入道之極而非異端之所得與也嗚呼嚴矣

朱子曰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此三語極廣大精微不可以鹵莽看過所謂形氣之私聞見之小者卽孟子所謂小體也曰梏曰滯者卽孟子所謂從小體也蓋性誠也心幾也幾者誠之幾而迨其爲幾誠固藏焉斯心統性之說也然在誠則無不善在幾則善惡歧出故周子曰幾善惡是以心也者不可加以有善無

惡之名張子曰合性與知覺則知惡覺惡亦統此矣乃心統性而性未舍心胡爲乎其有惡之幾也蓋心之官爲思而其變動之幾則以爲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則唯以其思與性相應若以其思爲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爲務則自曠其位而逐物以著其能於是而惡以起矣蓋唯無情無覺者則效於不窮而不以爲勞性是也誠無爲心旣靈明而有情覺矣畏難幸易之情生矣獨任則難而倚物則易耳目之官挾其不思亦得自然逸獲之靈心因樂往而與爲功以速獲其當前捷取之效而不獨任其求則得舍則失之勞是以往與之逐比匪傷

而不恤也逆其相隨深而相馴之機熟權已失而受制之勢成則心愈舍其可求可得者以應乎彼是故心之舍性也非不善也其官非不可以獨有所得而必待乎小體之相成也乃不以之思而以之視聽舍其田以芸人之田而己之田蕪矣夫舍其田以芸人田病矣而游惰之氓往往然者則以芸人之田易於見德易於取償力雖不盡而不見咎於人無歉於己也今使知吾心之才本吾性之所生以應吾性之用而思者其本業也則竭盡無餘以有者必備為者必成焉又何暇乎就人田而芸也乎故孟子曰盡其才曰盡其心足以知天下之能為不善者唯其不能為

善而然而非果有不善之才爲心所有之咎以成乎幾之卽於惡也特心之爲幾變動甚速而又不能處於靜以待擇故欲盡心者無能審其定職以致功審者審也以其職審故不能自容是故奉性以著其當盡之職則非思而不與性相應知覺皆與情相應不與性應以思御知覺而後與性應窮理以復性於所知則又非思而不與理相應但知覺則與欲相應以思御知覺而後與理應然後心之才一盡於思而心之思自足以盡無窮之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然則不能盡其心者亦唯知有情而謀以知覺受役焉作善其靈明者之有效乃以曠其職而不盡焉爾故聖不概無理之心此一語提要斯以遠於小人而別於異端

性只是理合理與氣有性之名則不離於氣而爲氣之理
也爲氣之理動者氣也非理也故曰性不知撿其心心則
合乎知覺矣合乎知覺則成其才有才則有能故曰心能
撿性所以潛菴說非存心外別有養性工夫然雖云存心
卽以養性而抑豈空洞無物之得爲存心耶存則必有以
存之者抑必有爲其所存者所以孟子以思爲心官御又
須從其大體而非憧憧爾思者之卽爲大人也朱子曰氣
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氣不逐物則動而省察之功不使
氣溢於耳目而逐外物之交此只是遏人欲事常守其至
正則靜而存夫理也若無至正者以爲之守則又何所奉

以辨夫欲之不可逐者而安居以弗逐耶天理人欲雖異情而亦同行其辨之於毫髮之閒俾人所不及知己所獨知之地分明形著者若非未發之中天理現前則其所存非所當存者多矣存其心卽以養其性而非以養性爲存則心亦竟有適存焉存心爲養性之資養性則存心之實故遏欲存理偏廢則兩皆非據欲不遏而欲存理則其於理也雖得復失非存理而以遏欲或强禁之將如隔日瘧之未發捍窒守之必入於異端之三喚主人認空空洞洞地作無位眞人也但云存其心以養其性則存心爲作用而養性爲實績亦可見矣此潛室之說雖皆而猶遺本領

也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之幾爲心性而以未始有爲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爲著明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張子云繇氣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釋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之化也周易陰陽二字是說氣著兩一字方是說化故朱子曰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繇氣之化則有道之名然則其云繇太虛有天之名者即以氣之不倚於化者言也氣不倚於化元只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

化言固不得謂離乎氣而有天也大易六十四卦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實則六陰六陽之推移乘乎三十有二之化而已矣六陰六陽者氣之實也唯氣乃有象有象則有數於是乎生吉凶而定大業使其非氣則易所謂上進下行剛來柔往者果何物耶理雖無所不有而當其爲此理則固爲此理有一定之侀不能推移而上下往來也程子言天理也旣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爲理矣以天爲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爲理之義始成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爲理矣何也天者固積氣者也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

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爲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爲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爲路）是動而固有其正之謂也旣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化爲剛爲柔爲中爲正爲仁爲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若夫天之爲天雖未嘗有俄頃之閒微塵之地蜎子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卽化也化者天之化也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爲化之所自出唯化現理而抑必有所以爲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所以爲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賅而

存焉靜而未嘗動焉賅存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相統相合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靜而未嘗動則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繇此不可繇彼之當然者無迹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無有不正不於動而見正爲事物之所自立而未著於當然故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太極最初一〇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爲理殆其繼之者善爲二儀爲四象爲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繇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

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當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以理也其旣有內外之別者分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爲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而不即以氣爲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所以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者理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也若夫天則中庸固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合內外包五德渾然陰陽之實撰固不自其一陰一陽一之一之之化言矣誠則能化化理而誠天天固爲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爲理矣故中庸之言誠也曰一合同以啓變化而無條理之可循矣是程子之竟言天一理也且令

學者不審而成陵節之病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乃天爲理之所自出則以理言天雖得用而遺體而苟信天爲理亦以見天於己而得天之大用是語雖有遺而意自正若夫謂心一理也則其弊將有流入於異端而不覺者則尤不可以不辨原心之所自生則固爲二氣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良能者神也）而性以託焉知覺以著焉（性以託故云具衆理知覺以著故云應萬事）此氣化之肇夫神明者固亦理矣而實則在天之氣化自然必有之幾則但爲天之神明以成其變化之妙斯亦可云化理而已矣若其在人則非人之道也人之道所謂誠之者是也仁義禮智（智與知覺之知不同知善知惡乃謂之智）人得

以爲功焉者也故人之有心大事也天之俾人以性人事也以本言之則天以化生而理以生心以末言之則人以承天而心以其理理以生心故不可謂即心即理諉人而獨任之天心以其理尤不可謂即心而即理心苟非理理亡而心尚寄於耳目口體之官以幸免於死也如其云心一理矣則是心外無理而理外無心也以云心外無理猶之可也然而固與釋氏唯心之說同矣父慈子孝理也假令有人焉未嘗有子則雖無以牿亡其慈之理而慈之理終不生於心其可據此心之未嘗有慈而遂謂天下無慈理乎夫謂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固存於性則得矣如其言

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具有於心則豈可哉故唯釋氏之認理皆幻而後可以其認心爲空者言心外無理也若其云理外無心則舜之言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者其能一於理哉隨所知覺隨所思慮而莫非理將不肖者之放辟邪侈與夫異端之蔽陷離窮者而莫非理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以言心之不易盡繇有非理以干之而舍其所當效之能以逐於妄則以明夫心之未即理而奉性以治心心乃可盡其才以養性棄性而任心則愈求盡之而愈將放蕩無涯以失其當盡之職矣伊川重言盡心而輕言知性則其說有如此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性者道心也知覺者人心也人心道心合而爲心其不得謂之心一理也又審矣告子唯認定心上做故終不知性孟子唯知性以責心之求故反身而誠以充實光輝而爲大人釋氏言三界惟心則以無爲性聖賢旣以有爲性則唯性爲天命之理而心僅爲大體以司其用伊川於此纖芥之疑未析故或許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爲無過然則欲知心性天道之實者舍橫渠其誰與歸

謂之曰命則須有予奪若無所予而亦未嘗奪則不得曰命言吉言福必有所予於天也言凶言禍必有所奪於天也故富貴命也貧賤非命也繇富貴而貧賤命也其未嘗

富貴而貧賤非命也死命也不死非命也殀者之命因其死而言壽者之命亦要其終而言也知此則盜跖之終其天年直不得謂之曰命既不得謂之命則不須復辨其正不正自天而言宜奪盜跖之生然而不奪者是天之失所命也（失謂忘失之）若在人而言則盜跖之不死亦自其常耳到盜跖處總無正命非正命之別盜跖若早伏其辜便是桎梏死孟子既謂之非正命矣盜跖桎梏死既非正命則其不死又何以謂之非正命乎總以孟子之言正命原為向上人說不與小人較量而況於盜跖孟子之言命原為有所得失而言而不就此固然未死之生言也若不於此分

明則看正命處有許多窒礙桎梏死非正命盜跖不死又非正命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長短亦安有定哉俗諺有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舉凡瑣屑固然之事而皆言命將一盃殘羮冷炙也看得閑天動地直慚惶殺人且以未死之生未富貴之貧賤統付之命則必盡廢人爲而以人之可致者爲莫之致不亦舛乎故士之貧賤天無所奪人之不死國之不亡天無所予乃當人致力之地而不可以歸之於天

小註於莫非命也及得之有命皆云命字是指氣言意謂此生死得失之命或有不當理者故析而專屬之氣愚於

周易外傳有德命福命之分推其所自來乃陰陽虛實高明沈潛之撰則德命固理也而非氣外之理也福命固或不中乎理也而於人見非理者初無妨於天之理則倘至之吉凶又豈終舍乎理而天地之閒有此非理之氣乎哉除是當世一大關係如孔子之不得位方可疑氣之不順而命之非理然一治一亂其爲上天消息盈虛之道則不可以夫人之情識論之若其不然則死巖墻之下非正命矣乃巖墻之足以壓人致死者又豈非理之必然者哉故朱子云在天言之皆是正命言正則無非理矣其或可以氣言者亦謂天人之感通以氣相授受耳其實言氣即離

理不得所以君子順受其正亦但據理終不據氣新安謂以理御氣固已乃令此氣直不繇理一橫一直一順一逆如飄風暴雨相似則理亦御他不得如馬則可御而駕豺虎獼猴則終不能以其原無此理也無理之氣恣爲禍福又何必巖墻之下而後可以殺人哉張子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到此方看得天人合轍理氣同體渾大精深處故孔孟道終不行而上天作師之命自以順受夷齊餓比干剖而乃以得其所求貧賤患難不以其道得者又何莫而不有其理也人不察耳人只將者富貴福澤看作受用事故以聖賢之不備福爲疑遂謂

一出於氣而非理此只是人欲之私測度天理之廣大中庸四素位只作一例看君子統以居易之心當之則氣之爲悴爲屯其理卽在貧賤患難之中也理與氣互相爲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

若令孔子處繼世以有天下之位而失其天下桀紂自匹夫起而得天下則可謂此氣之倘然無定而不可以理言也今既不然則孔子之爲司寇孟子之爲客卿亦常也豈可以其道盛於躬而責天命之非理哉桀紂自有當得天下之理天亦何得不以元后父母之任授之彼自不盡其

理則爲亡而已矣一禪一繼一治一亂自是天之條理錯綜處所以易有不當位之爻而無失理之卦未濟六位皆失亦自有其未濟之理陰陽變遷原少此一卦不得此其爲道與天之命人以性有惻隱則又必有羞惡有辭讓則又必有是非一理凡人不可無貴者富者壽者則亦不可無貧者賤者夭者天之命德於人無擇人不此獨仁而無義彼獨義而無仁則其命福於人又豈有所擇而必厚之必薄之也聖賢於此唯從本分上看得眞不越位而思故無怨尤若以人之私意事求可功求成之心度之則橫謂此氣之推移者無理離其素位而願乎其外此小人之所

以不知命也嚴嵩匪人也其被罪籍沒日皁帽布衣長揖所司曰今日依舊還我箇窮秀才底本等豈君子之於窮約而咎天之非理曾嵩之不若耶

富貴身外之物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此語說得太偏彝常老釋之徒勸人必如此說富貴但求之無益耳豈以其得爲無益哉若盡其道則貧賤且有益於身心而況富貴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若須宏斯道於天下亦不得不以此爲用孔孟之爲師自是後世事當前卻許多缺陷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非無益於身也天下飢由己飢之天下溺由己

溺之天下無飢溺而吾心亦豫非無益於心也故自未得者而言雖不得而吾身心之益不損若自得者而言則居位乘權明治禮樂幽治鬼神何一非吾身心之本務而豈無益也齊湣王亡其國而三益其帶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亦但茂視此富貴為身外物而已聖賢樂行憂違道在己故以求為無益一曲之士孤保其軀命之身枯寂之心則以得為無益一偏之論必與道悖疑此非朱子之言其門人之妄附己意者也

甚矣程氏復心之不思而叛道也其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此固然矣乃其為之一本者何也天也此則張子西銘

之旨也然同之於天者自其未有萬物者言也抑自夫萬物之各爲一物而理之一能爲分之殊者言也非同之於天則一而不能殊也夫天未有命而固有天矣理者天之所自出命者天之所與天有命而非命即天矣故萬物之同乎一本者以天言也天則不貳以爲不測可云同也而程氏乃曰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則甚矣其舛也天之所以生此一物者則命是已夫命也而同乎哉此一物之所以生之理者則性也性也而同乎哉異端之說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故狗子皆有佛性而異類中可行也使命而同矣則天之命草木也胡

不命之爲禽獸其命爲獸也胡不一命之爲人哉使性而同矣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在天則同而在命則異故曰理一而分殊分殊云者理之分也迨其分殊而理豈復一哉夫不復一則成乎殊矣其同者知覺運動之生而異以性其同者絪緼化醇之氣而異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則性不同而生亦異理別氣而氣必有理則理既殊而氣亦不同程氏乃曰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則生同而性即同氣同而理皆同矣有者無不同同而後皆能以相有異端之說曰若見相非相是爲見如來唯相非相乃如兩鏡相參同異互攝而還相爲有也

將此物之中有彼物則附子有大黃之理虎狼有蝦蚓之理乎抑蠢物之中有靈物則梟獍有麟鳳之理犬牛有堯舜之理乎且靈物之中有蠢物則龜鶴有菌耳之理周孔有豺虎之理乎孟子言萬物皆備備於我也程氏乃云所謂萬物皆備者遺本文於我字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則非我之備萬物而萬物之備我也二氣之精五行之粹得其秀而最靈者唯人耳唯君子知性以盡性存其卓然異於禽獸者以相治而相統乃廓然知禽獸草木之不能有我而唯我能備物即以行於人倫之內君不能以禮使我而我自忠則君不備臣而我備君父不欲以慈養我而我自孝則父

不備予而我備矣至誠之動且不恤他人之能備我與否而一盡於己況就彼悠悠無知駁雜駢戾之物求其互相爲備以滅等殺而喪人極也哉故程氏之說徒務籠罩以浸淫於釋氏而窒塞乖剌則莫有甚焉者矣夫孟子所云於我皆備之物而號之曰萬亦自其相接之不可預擬者大言之而實非盡物之詞也物爲君子之所當知者而後知之必明待君子之所處者而後處之必當故咸之九四朋從爾思而夫子贊之曰精義入神窮神知化極乎備之辭也極乎備則爲之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吾所必知而必處若其性而達其情則所接之物無不備矣無人

欲以爲之閑有天理以爲之則則險可易而阻可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烏黑鵠白鶴長鳧短蟬之化復育楓之生菌耳其生其死其然其否一一而備之是徒爲荒幻而無實爲人臣而思備湯武放伐之理爲人子而思滿大舜號泣之理則亦裂天理之則而積疑成乖矣故集註之言物必以君臣父子爲之紀而括其旨於事物之細微終不侈言飛潛動植之繁蕪如程氏之夸誕以淪於異端其旨嚴矣

先儒教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而不及孟子之樂集註云不待勉强而無不利但與第三節對語錄則以不愧不怍言樂似

欲以此得孟子不但目須說教近一格與孔顏不同乃孟子於萬物皆備於我之下說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何等境界恩意即此與孔顏無甚差異張子說心無不慊只是說誠未說得樂反身而誠自與誠意別誠意只在意上滿足無歉未發意時且別有正心致知格物之功反身而誠則是通體說動時如此靜際亦如此也發而中節身之誠乎動也未發而立天下之大本者淵淵其淵身之誠乎靜也（至此方得萬物皆備如尚不然則但備所感之一物）動靜皆誠則動靜皆樂故曰樂莫大焉若但以不愧不怍言之則是事後計功自考無惡於志僅爲君子三樂之一而非其樂之大者抑以不

待勉强而無不利爲樂則但是得心應手輕車熟路之趣樂以情而不足與性量相充求爲大矣此誠字從中庸來故程子言筆之於書以授孟子竊見其淵源在此自與大學有別中庸誠身之旨以人道合天道之全大學說誠意但誠之者囿執中之一條目而已故知心無不歉未足以盡此說誠處大則說樂處不得獨小此乃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然受用處與易言元亨一理唯元斯亨亨者元亨也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皆備於我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樂莫大焉矣是則孟子之樂於孔顏奚遠哉此元是孟子自道其存仁事不可以集義當之集義是養氣一段

工夫存仁是復性之全功必如朱子所云則孟子所學一於集義而不足與於仁乎程子說孟子添個義字氣字大有功於孔子以其示學者以可循持之踐履正大充實則以求仁而不託於虛若將孟子範圍於集義之中則告子以下諸篇說性說仁一段大本領全與抹煞其待孟子也亦淺矣潛室云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差爲得之但其云義理未足以盡誠之本體若云渾身是天理流行斯得之矣

巧亦未即爲害徼而至不勞而成懸設而必中之謂也若但巧者固於恥不相妨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若隱得周密

圖好則直亦在其中正恥心中之條理也一部周禮細微曲中皆以道御巧而即以巧合道故孟子言智譬則巧不能與人巧亦甚重乎其巧也但巧爲虛位可善可惡知覺運動之良能而非性唯以道御巧而後其巧爲合道若以機變爲務而求巧焉則其用巧也與恥相爲違背故不得復用恥也一用恥而機變早不能行矣只機變是恥之大賊機者睟發於此而中彼藏械以傷物而不覺者也變者立一言作一事即有可此可彼之勢聽後之變易而皆可通乃至食言改轍而人不得執前說以相覆責只此便是與恥背馳用恥不著處其云巧者則但就此機變之做得密好者言耳

機變則不巧亦豈復有恥心哉蓋雖不歸其罪於機變而一貫之巧乃以拙爲至極曾不知五經四書從無一獎拙之語佛老之徒始以拙爲藏身之妙術（術道多以拙爲道號仿者亦效之[illegible]）已若只拙將去更不思量無論馮道之癡頑徒爲敗類卽硬地用恥曾無微中之智亦如鮑焦之枯死道傍陳仲子之出哇毋食其於聖賢精義入神以使義不可勝用者相去亦天淵矣

小註曰求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殺之（出歐陽永叔文集朱子引以證此）

此非以生道殺也蓋曰求而不得則無道矣殺人者死盜賊奸宄不待教而誅法也非道也法如其辜自知當死而

不怨雖在小康之世乃至亂國亦無不然彼自有可死之道非上之人所以生之之道也求所以生之乃刑官不忍殺人之心而非王者生人之道既曰生道則必有其道矣以生道殺民即以殺之者爲生之道也雖死不怨殺者必王者之世爲然則不但以刑抵其罪而言可知且曰殺民與言使民一例民者衆庶之辭非罪人之所得稱也此葢言王者之用兵雖納之死地而非以貪憤興師暴不誅亂不禁則民且不保其生故有所征伐以誅暴禁亂乃以保衛斯民而奠其生故兵刃臨頭而固諒其不得已之心不怨上之敺之死地也若霸者之兵則或以逞欲或以洩忿

或以取威故以乘勢不緣救民而起安得不歸咎於兵端之自開以致其怨哉慶源云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不然只是私意妄作得之

擊壤謠自後世譌作司馬遷謂載籍極博尤考信於詩書詩書之所不道無信可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只是道家無爲自定淸靜自正之唾餘耳帝王以善政善敎而得民心其生也莫不尊親其死也如喪考妣而忍云帝力何有哉龜山云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慶源云當生則生當殺則殺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此方是王者經綸天下移風易俗一大作用其

別於霸者非霸有爲而王無爲也蓋霸以小惠而王以大德也以大德故固不令人怒而亦不令人喜位置得周密收攝得正大當生則生非以煦煦之仁而生之當殺則殺不以姑息而不殺亦不以有所聳動張皇而故殺之其使民日遷善者則須盡革其舊染之惡納之於軌物齊之以禮樂昭然使民衆著而云不知爲之者亦自其無釁實匪罰之激勸者言爾曰不知爲之曰化曰神只此數字不切實從理事上看取則必爲黃老家一派浮蕩無根之言所惑此處唯朱子說得分明曰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若以王者之心言之則初無所謂神也王者若操一使

人莫測之心則亦朝四暮三之術若云王者雖不操此心而其轉移靈妙即此即彼自無取與之勞則與釋老之徒所贊仙佛功德相似而試思禹湯文武之以經理天下者曾有是哉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上好義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所過者化此而已矣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周官之法度行焉所存者神此而已矣只此便是霸者所必不可至之境而民之殺不怨利不庸遷善不知也王霸之辨只在德之誠僞量之大小即於其殺之利之遷之上天地懸隔非王者之神通妙用行於事爲之表爲霸者所捉摸不得也民不知爲之非上之無爲也其

為人也孝弟則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矣王者但教孝教弟使自脩脩之於門內畢立教之首務以例其餘而民志既定自舍其犯上作亂之習以遷於善乃不似小補之法什伍糾之賞罰動之明懸一犯上作亂之禁虔束其民而劣免於惡夫所務者本而大道自行彼愚者固不知其條理之相因則以驚其莫之禁而自遷也若夫君子之存諸中而以遷民者經緯本末纖悉自喻即此雲雷之經綸爲性命之各正何嘗操不可測知之符以聽物之自順而行於無迹也哉夫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春以生秋以殺稼者必穡少者必壯至仁大義而性以恆焉君子體此爲出身加民之大用

金聲而玉振之始終條理之際井井如也如是以施則必如是以得如是以求則必如是以與實有以施實有以與取壞法亂紀之天下咸與維新仁義之用行而陰陽之撰著則與天地同流矣禹湯文武之盛德大業盡此矣安所得黃老之言徐徐于于相與於無相與一如禽飛獸走之在兩間者而稱之耶

程子謂良知良能出於天則信然也其云無所繇而不係於人則非愚所知此章書被禪學邪說污衊不小若更不直繹孟子之旨則姚江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直以誣道而無與知其非矣孟子曰其良能也其良知也二其字

與上人字相承安得謂不係於人人之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即性之謂也學慮習也學者學此慮者慮此而未學則已能未慮則已知故學之慮之皆以踐其所與知與能之實而充其已知已能之理耳乃此未學而已知未慮而已能（不字只可作未字解）者則既非不良之知不良之能也抑非或良或不良能良能不良之知能也皆良也良即善也良者何也仁也義也能仁而不能不仁能義而不能不義知仁而不知不仁知義而不知不義人之性則然也顧人性之有仁義非知性者不足以見其藏也故新安曰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則繇其親親而知

吾性之有仁也繇其敬長而知吾心之有義也何也以親親者仁之實而敬長者義之實也乃此則已達之天下而皆然矣其有不然者習害之而非性成之爾達之天下而皆然則卽親親而可以知性之仁卽敬長而可以知性之義豈待他求之哉孟子盡心一篇文字別是一體撰往往不可以字句測索大意順行中忽作一波疑其門人所記別是一手筆善讀者須觀大旨不當隨字句煞解則性善二字括此一章之旨而彼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不待破而自明矣

古人文字始終一致蓋有定理則必有定言也大人之名

見於易而孟子亟稱之葢孟子自審其所已至之德與可至之業故言之親切乃於答浩生不害之問則臚列爲詳然則爲大人者其以未能化而不至於聖審矣孟子謂伊尹聖之任就其任之聖者而言則已化矣使其未化則放君反君之事爲之必有所礙若孟子則道不同而不以伊尹爲學而要亦自審其未能化也故孟子學孔子而爲大人伊尹雖不逮孔子而已聖若天民者列於大人之下則是未至乎大者也伊尹聖而天民未至乎大安得謂伊尹爲天民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其言天民猶言生民爾此言天民則以奉天理而成乎人也其義殊矣此章俱

就得位而言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猶言達天下之可行者行之初不云達不可行而不行夫事君人者未得思得而冒昧自衒其在安社稷之臣亦必社稷之責在己而後任之不必天民也大人之正己而物正也則亦不能不乘乎時位苟無其位則孔子之聖且不能正魯人女樂之受況其下此者乎是則朱子所云天民專指未得位者殊爲未審蓋安社稷臣者田單樂毅足以當之矣天民者所學正且大矣而於己之德未盛則居位行志亦不能令上之必行而下之必効抑擇時之所可爲因與補救若夫時之所不能行者不能必也子產蘧伯玉足以當之矣蓋

有君子之道而未幾乎與時偕行之德使太甲以爲之君
多士多方以爲之民則彼有所窮矣大人者不用於時則
爲孟子用於時則皋陶傅說其人矣道備於己而光輝及
物故不仁之民可使遠以高宗之德而厥脩亦可使來也
進此而上則有大而化之之聖偏則爲伊尹全則爲孔子
固爲孟子言之所未及然至於正己物正則道雖不得與
聖侔而德業亦與聖同矣此章但就德業而言則固可舉
大以上統乎聖也集註列伊尹於大人之下未爲定論
前云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後云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此固不容無差異之疑乃雲峰謂

前言樂在性中後言樂在性外則不足以釋其疑而益以增疑矣不知前云君子有三樂在一有字上不同言有者有之則樂而無之則願得有之也父母兄弟之存英才之至既皆非非望之福仰不愧俯不怍亦必求而後得故當其旣有唯君子能以之爲樂而非君子則不知其可樂然當其不能有則不愧不怍正宜勉而自致英才未至亦宜厚德畜學以待之而父母之不存兄弟之有故則君子之所耿耿於夙夜者故有之而樂無之而或以哀或以患或以悔恨而憂之不甯而王天下之與否不以動其心也若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則已然之詞也業已得

位而道無不行矣非未有之而願有之以爲樂者也作君師以覺斯民與得英才而教育之其於吾性中成物之德又何別焉而其事業則尤暢矣既不得以得位行道爲性分以外之事抑若就性體之固然者言之則前之三樂亦非能於所性而有加損蓋不媿不怍在趙閱道司馬君實已優有之而君子之反身而誠以見性於靜存而立天下之大本者則豈得遽爲二公許此於聖學中自有升堂入室之辨而非一不愧不怍之即能盡性若所性之孝不以父母之不存而損所性之弟不以兄弟之有故而損周公善繼人志大舜與象俱喜固不以有待爲加損也至於英

才之不得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慍其又何損於性中成己成物之能耶是不得以前言三樂在性中異於後言樂之在性外審矣要此兩章言樂皆降一步說與樂莫大焉之樂不同而就所樂者較量則又有可求不可求之別故不妨同而異異而同也

君子所性一所字豈是因前二所字混帶出底亦須有意義在集註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語錄謂君子合下生時者箇根便着土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如此則竟以所字作之字看上云所性不存焉若作之字說則君子之性不存於大行衆人之性存於大行乎

所欲者以之爲欲也所樂者以之爲樂也所性者率之爲性也若論合下生時則孟子固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抑曰人無有不善今乃殊異君子之性於衆人則豈不自相矛盾且君子之四德以根心而生色者若一恃其天資之美而作聖之功無有焉則孟子之言此乃自衒其天分之至以傲人於攀躋不及之地是其矜誇詫異與釋氏所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者奚以別焉若云氣稟之累衆人所以不能如君子孟子言性從不以氣稟之性爲言先儒論之詳矣況本文明言君子所性與所樂所欲一例則更何天命氣稟之別豈衆人之欲樂陷於私利者亦

天使之然而不能自變耶性者人之同也命於天者同則君子之性卽衆人之性也衆人不知性君子知性衆人不養性君子養性是君子之所性者非衆人之所性也聲色臭味安佚衆人所性也仁義禮智君子所性也實見其受於天者於未發之中存省其得於己者於必中之節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知其爲分定者唯君子知性也不知則非得位行志而不足以著仁義禮智之用矣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以踐形而形著其化者唯君子養性也不養則四德非不具於心而背四體非不有自然之天則足以成乎德容而根之旣仆生以槁也故性者衆人之所同也而

以此為性因以盡之者君子所獨也知性養性是曰性之唯其性之故曰所性豈全乎天而無人之詞哉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唯其性焉是以安焉性云者聖功之極致也而豈獨以天分表異求別於氣質之累不累者乎孟子曰君子不謂性也義通此矣

楊墨所為正以賊仁賊義子莫卻調停各用一半只就他二家酌取則仁義皆賊矣道總不恁地楊墨以私意窺道略略見得一端子莫並不曾用意去窺道眼孔裏只曉得楊墨全在影響上和哄將去此古今第一等沒搭僜人故其致亦不傳於後近日李贄用一半佛一半老恰與此人

同其愚陋集註將中字一字與聖道之中一辨未免帶些呆氣他中只是楊墨之中一只是楊墨各成一家之一何嫌何疑而置之齒頰

盡天下無非理者只有氣處便有理在盡吾身無非性者只有形處性便充孟子道箇形色天性也忒煞奇特此卻與程子所論氣稟之性有不善者大別但是人之氣稟則無有不善也蓋人之受命於天而有其性天之命人以性而成之形雖曰性具於心乃所謂心者又豈別有匡殼空空洞洞立乎一處者哉只者不思而蔽於物一層便謂之耳目之官其能思而有得者即謂之心官而為性之所藏

究竟此小體大體之分如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貫一貫也合下粗淨用來便喚作耳目之官釋氏所謂見性聞性等裏面密藏底便喚作心禮稱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方其盛而有生則形色以靈只此是造化之迹而誠即無不行於其間特不可揜者天幾之動而其爲顯之微以體大道之誠者不即現耳故從其一本則形色無非性而必無性外之形色以於小體之外別有大體之區宇若聖人之所以爲聖功則達其一實之理於所可至者無不至焉故程子曰充其形形色則即是天性而要以天性充形色必不可於形色求作用於形色求作用則

但得形色合下一層粗浮底氣魄乃造化之迹而非吾形色之實故必如顏子之復禮以行乎視聽言動者而後爲踐形之實學不知朱子何故於此此有耳無不聽目無不明口盡別味鼻盡別臭之語極爲乖張疑非朱子之言而其門人之所附益也耳之聞目之見口之知味鼻之知臭只此是合下一層氣魄之盛者纔用時便是效靈只此四者人之所能禽獸亦未嘗不能既與禽獸而共其靈則固已不能踐人之形矣人之形色所以異於禽獸者只爲有天之元亨利貞在裏面思則得之所以外面也自差異人之形異於禽獸故言形色天性者謂人有人之性斯以有人之形色

則卽人之形色而天與人之性在是也盡性斯以踐形唯聖人能盡其性斯以能踐其形不然則只是外面一段粗浮底靈明化迹裹面卻空虛不曾踏著故曰踐曰充與易言蘊書言衷一理蓋形色氣也性理也氣本有理之氣故形色爲天性而有理乃以達其氣則唯盡性而後能踐形繇此言之則大體固行乎小體之中而小體不足以爲大體之累特從小體者失其大而成乎小則所從小而有害於大耳小大異而體有合從之者異而小大則元一致也大人省察以成作聖之功則屏其小而務其大養其所以充者而不使向外一重浮動之靈得以乘權此作聖之始

務通聖人光輝變化而極乎大人之事則凡氣皆理而理無不充者氣無不效則不復放小體之奪而渾然合於一矣此又大人聖人化與未化之分緩急先後之序也若夫雖在聖人其審音辨色知味察臭之能未嘗有異於眾人而以視婁曠易牙且或不逮焉則終不於此致其踐之之事故曰君子不謂性也辨之審矣

中道而立之中亦不可將無過不及說此處正好用不偏不倚釋之纔有遷就便偏向一邊倚著一物也公孫丑謂若登天者謂四維俱峻無一處是直入之逕可容攀援如說仁處且又說義說志處且又說氣說養氣處且又說知

言直恁浩浩地面面皆從入之逕面面皆無可專靠者得到的若諸子百家之說專主一端則逕逕說下便有逕路只向一頭尋去企及自易不知彼異端者謂之執一執一則賊道矣孟子之教正從願學孔子來博文約禮內外一揆而無所偏倚下學而上達敦化而川流學者於此暫得成章依然又不會了竟且須遠去故以躁心測之眞不知何日是歸宿之地卻不知豁然貫通之餘則此下學之川流者一皆道之實體何得有所倚而有所廢哉中斯不倚不倚則無所廢所以但務引滿以至於彀率而不急求其中必以規矩爲方圓之至而不可苟簡以爲方圓也

仁山以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譏釋氏之不知類釋氏之慧者亦嘗以此道問乃未能從此轉歸於正卻又問殺去所以終遂施於動物而不施於植物正是知類此正釋氏不容泯之天理自然須得如此此恰好引入理一分殊去何反以此譏之植物之於人其視動物之親疏此當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故聖人之於動物或施以帷蓋之恩而其殺之也必有故且遠庖廚以全恩若於植物則雖爲之厲禁不過蕃息之以備國用而薪蒸之斲伐之芟柞之蘊火之君子雖親履其側而不以動其惻怛安得以一類類之耶蓋性同者與遂其性故於人必敦其教情同者

與蓮其情故於動物則重其死植物之性情漠然不與人合朕則唯才之可用用其才而已釋氏之病方在妄謂瓦礫有佛性無情說法熾然辛此一覺更欲泯亂之不亦悖乎

盡心下篇

父兄者對子弟之稱若因用兵而多所殺戮則直謂之殺人耳人固不可殺奚論其有子弟而爲人父兄與否殺人親重矣殺鰥寡孤獨者獨輕乎緣子弟故而殺之故曰殺人之父兄此言當時法家置爲參夷連坐之刑上及父兄迨其身自罹罪則其父兄亦坐此刑是作法自斃禍同親

殺非但謂天道好還如老氏之旨恩冤相報如釋氏之言也南軒以六代之君互相屠滅爲徵戰國時未有此事然其自啟禍門使人倣而加之於己理則一也宋人無令人主手滑之說亦有見於此夫

南軒云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亦庶幾於仁立論太刻若漢之與昭代豈但可云庶幾也哉夫仁之用在愛民而其體在無私南軒所疑者有愛民之用而不足於無私之德爾乃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政釋子嬰而不貪其財物子女亦豈非私欲不行閑邪復禮者哉倘以滎陽交爭之日或用權力以取機會爲異於湯武之養晦以俟天

命乃暴秦已殄懷王已弑天下無君向令漢高不乘時以夷項氏甯可使山東之民塗炭於喑噁叱咤之主而不恤耶紂雖暴固天下主也武王一日未加兵焉天下固有主也項氏之子起於草澤既非元德顯功之後承世及以有其故國而又任情縱恣安忍阻兵尚欲養之將無爲天下養癰耶使爲鴻溝之割漢且守硜硜之信而西歸羽力稍完其能不重困吾民以鋒鏑乎率土之濱而有二天子書且無窮而豈天理之正哉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祿父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復守一己之私義是唯唐宋之有天下爲有歉焉而非可論於漢漢之德無愧軒轅矣而況昭

代之拯人於溺者哉
變置諸侯必有變置之者假令邱民得以變置之天下豈
復有綱紀亂亦何日而息耶孟子謂貴戚之卿反覆諫其
君而不聽則易位到易位時固必因方伯以告之天子而
非卿之所敢擅今此言變置者必方伯廉察其惡貴戚與
聞其議而質自天子制之知此則知孟子所云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者以天子之馭諸侯而言也故下言變置
諸侯而不言天子天子卽無道如桀紂且亦聽其自亡以
滅宗社而無敢變置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則爲天下神
人之主奉民之好惡以進退天下之諸侯而立其社稷社

稷有當變置者諸侯亦必請於天子而後改制焉蓋始封之日分茅而受五方之土以立社稷以王命立之則亦必以王命變之也王所奉者民心而諸侯社稷一唯王之建置則其重輕審矣苟不酌於三代封建之制以考孟子立言之旨則疑此言之太略三代之有諸侯大者今之知府小者今之州縣特以其世國而司生殺爲異則亦與土司等耳故曰君爲輕者非天子之謂也集註於此爲疏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作一直說於性命無分孟子說性命處往往有分別非於中庸之旨有異也中庸自是說性推原到命上指人之所與天通者在此謂此性固天所命也

乃性爲天之所命而豈形色嗜欲得喪窮通非天之所命乎故天命大而性專天但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但以元亨利貞爲之命到人身上則元亨利貞所成之化迹與元亨利貞本然之撰自有不同化迹者天之事也本然之撰以成乎仁義禮智之性者人之事也此性原於命而命統性不得域命於性中矣形色雖是天性然以其成能於人則性在焉而仍屬之天屬之天則自然成能而實亦天事故孟子冠天於性上以別之天以陰陽五行爲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貞爲生人之資元亨利貞之理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用則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

聲鼻喻臭四肢順其所安而後天之於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貞之德非然則不足以資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此天事也若夫得喪窮通之化不齊則以天行乎元而有其大正或亨此而彼屯利此而彼害固不與聖人同其憂患而亦天事之本然也惟其爲天事則雖吾仁義禮智之性未嘗舍此以生其情而不得不歸之天若夫健順五常之理則天所以生人者率此道以生而健順五常非有質也即此二氣之正五行之均者是也人得此無不正而不均者既以自成其體而不復聽予奪於天矣則雖天之氣化不齊人所遇者不能必承其正且均者於天而業已自

成其體則於己取之而足若更以天之氣化爲有權而己聽焉乃天自行其正命而非以命我則天雖正而於己不必正天雖均而於己不必均我不能自著其功而因仍其不正不均斯亦成其自暴自棄而已矣蓋天命不息而人性有恆有恆者受之於不息故曰天命之謂性不息者用之繁而成之廣非徒爲一人而非必爲一理故命不可謂性性不可謂命也此孟子之大言命而專言性以人承天而不以天治人其於子思之旨加察焉而未有異也故唯小註中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君子勉其在己而不歸之命一段平易切實爲合孟子之旨而集註所

逃延乎之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正與或說一段脗合其他言理言氣言品節限制淸濁厚薄語雖深妙要以曲合夫程子氣稟不同之說而於孟子之旨不相干涉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氣稟爲不備矣是孟子之終不言氣稟可知已且孟子亦但曰口之於味云云爾未嘗自其耽於嗜欲者言之也口之於味其貪食而求肥甘者信非理矣今但言口之於味則已飢渴之飲食與夫食精膾細之有其宜者亦何莫非理則前五者總無關於氣質之偏正淸濁若後五者之純乎天理固也乃不僅云仁而云仁

之於父子則不以未發之中性德靜存者爲言而以言乎已發之用介於中節與不中節之事則固非離氣言理而初不得有離氣之理舍喜怒哀樂以著其仁義禮智之用明矣若夫命則本之天也天之所用爲化者氣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氣於人謂之命人以其氣受理於天謂之性即其所品節限制者亦無心而成化則是一言命而皆氣以爲實理以爲紀固不容析之以爲此兼理此不兼理矣乃謂後命字專指氣而言則天固有無理之命有無理之命是有無理之天矣而不亦誣天也哉且其以所稟之厚薄清濁爲命而成乎五德之有至有不至則天旣予之以

必薄必濁之命而人亦何從得命外之性以自據爲厚且清焉夫人必無命外之性則濁者固不可清薄者固不可厚君子雖欲不謂之命容何補乎且君子不以清濁厚薄爲性則其謂清濁厚薄爲性者必非君子矣而程子抑言有氣質之性則程子之說不亦異於君子哉況天下之不得於君親賓友者苟爲怨天尤人之徒則必歸咎於所遇之不齊而無有引咎於吾氣稟之偏者也故曰語雖深妙而不合於孟子之旨也孟子曰性善曰形色天性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生於色固無有離理之氣而必不以氣稟之清濁厚薄爲性之異其言命則曰莫之致而致

曰得之不得有命曰殀壽不貳所以立命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皆以所遇之得失不齊者言命而未嘗以品物之節制（此只是理）氣稟之清濁厚薄為命（此程子之所謂性）胡為乎至此而有異耶聖賢之學其必盡者性爾於命則知之而無所事也非不事也欲有事焉而不得也其曰天命之謂性者推性道之所自出亦專以有事於性也使氣稟之偏亦得為命則命有非道者矣而何以云率性之謂道哉故言道者已高則偏已密則紛擇焉而執其正論斯定矣

慶源才小道大之說甚為鹵莽又云才出於氣而有限則不但誣才而且以誣氣矣孟子之言小有才才本不小有

之者小卽是不能盡其才若才則何病之有生人之才本足以盡舉天下之道天下之道皆斯人以才率其性所闢之周行若才所不至則古今必無有此成能又何者爲道君子之道行過一尺方有一尺行過一丈方有一丈不似異端向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處索廣大也蓋才生於氣性依於道氣之塞乎兩閒者卽以配道而無不足而纔言性卽是人之性纔言道卽是人之道氣外無性亦無道也盆成括之小有才也朁才所本大者而小之以其小體之聰明爲才所見功之地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才之所可爲而不能盡者多矣君子之道以才宏之則與鬼神同其吉

以聰明睿知極其量則健順剛柔成其能何至嬰禍而以咎其才哉

義之發有羞惡兩端無欲穿窬羞也無受爾汝惡也羞則固羞諸己即此用之而義已在惡則於物見惡於物見惡而無其實不反求之己而但以加物將有如爲郡守則傲刺史爲刺史則陵郡守一酷吏而已矣故孟子於惡必言其實無實之惡七情中之惡非四端中之惡也小註所錄朱子用趙臺卿之說自蔽集註爲當新安從之是也若欲充無受爾汝之實則非集義不能作然一事合義便欲據義自尊以求免於侮其可得乎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

蓋無所往而不爲義然後在已有可以免於爾汝之實而充其惡辱之心以反求免辱之實初終表裏無可間斷則不但不屑爲不義而徙不義以集義者義路熟而義用自周矣無欲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無受爾汝之心亦人皆有之特無受爾汝之實則不欲受爾汝者未必有也然苟其欲無受爾汝而爾汝之權操之物而何以能制諸己苟非浪自尊大之妄人亦求免不得而轉生其愧即此是羞惡之惡與七情之惡所自感而生者不同一則虛浮向外一則切實著裏也故孟子於恭言欲言心而於惡必言實以惡無實而但唯其所欲惡者惡之情之動而非性之端也

乃於羞惡言穿窬而又充其類於言不言之餂則以惡戒虛而濟威不廢又精義者之必察也

曰中禮曰不回曰必信亦有閑邪存誠之意但偶發念時使在好路上走則謂之性湯武之反則其起念時有未必恰中者卻向動時折轉來方得有善無惡謂堯舜之所以能爾者因其天資之爲上哲則固然矣然云無所污壞則得云不假修爲則不得六經四書唯詩書間有說得張大處誇美生質乃讀書者亦須具眼詩以歌之廟中者固子孫揚詡先人不嫌溢美尚書贊德處抑史臣之辭耳孟子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乃詩書說聖功處抑何嘗不

書質周公之稱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舜之所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謨中所往復交儆者皆一倍乾惕何嘗以堯舜爲不假脩爲哉大易論語說堯舜說聖人一一皆有實不作自然之詞謂聖人無脩爲而自聖乃漢儒夸誕之論爾程朱諸先生力破漢儒議論而於此不無因仍則以生當佛老猖狂之日若不如此稱頌聖人之德推之於天授則老氏之徒且將以敝其口耳譏聖賢之徒勞釋氏之徒且將以無學無脩者夷周孔於辟聞之列故諸先生不得已亦須就本色風光上略加點染乃知道者當得其意而善通之以求合孔孟之旨

亦所謂無以辭害意也此一性字但周子引用分明曰性
焉安焉之謂聖性下著箇焉字與孟子言性之性者合轍
但本性以正情則謂之性焉爲中庸云能盡其性有能有盡
豈不假脩爲之謂哉既云堯舜性者也又云人皆可以爲
堯舜此二處若何折合堯舜之德自不可企及何易言人
皆可爲所以可爲者正在此一性字上若云天使之然則
成側不易其將戕賊人而爲之乎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爲性之德已自分明於不睹不聞之中存養其仁義
禮智之德迨其發也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天下之和
自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而人心

自聽命焉是堯舜之性之也人皆此性性皆此德特無以致其化於存養而罔念作狂耳此堯舜之性之所以退藏於密上合天載而要可與同類之人通其理以盡其善者即此性也若夫君子之行法也固非無靜存養性之功而當其情之未發天理未能充浹待其繇靜向動之幾亦未有以暢其性之大用以貫通於情而皆中則必於動幾審之有其欲而以義勝之有其忿而以敬勝之於情治性於人心存道心於末反本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守義禮爲法裁而行之乃以咸正而無缺是湯武之反身自治者也大正於存養而省察自利者聖人之聖功力用其省察以熟

其存養未所未然付于之聖學要其不舍脩爲者則二一而已矣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其道聖者識之則踐形盡性而至於命矣聖賢之教下以別人於物而上不欲人之斷等於天天則自然矣物則自然矣蜂蟻之義柑鼠之禮不假脩爲矣任天故也過持自然之說欲以合天恐名天而實物也危矣哉

多欲未便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朱子此語非過爲嚴也凡天下之陷於邪僻者揆其始那一件不與吾所當得者同類只此欲心便無分別初未嘗有意必求所謂不好者而欲得之也良心衷盡

時又不在此論其分別爲當得不當得者則吾性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授之辨也故寡欲者須一味寡去以欲上討箇分辨不得也若心存而理得則吾性之義自如利斧一劈兩分又何屑屑然向人欲邊揀可不可哉如孟子所以處齊宋薛之餽於齊之不受固無欲金之心於宋薛之受亦終無有欲金之心而但以斟酌乎交際之禮若既有欲金之心卻去分別此爲當受此爲不當受則係伊伶俐總主張不得故寡欲者一槩之詞不揀好歹一槩寡之心不係欲而起然後可不可一徑分則君子之道有正本而無治末治末非但不能反本末亦不可治也

集註於孟子極略緣朱子看得孟子文字透明自盡不消更爲衍說庶後人可致其三隅之反乃傳之未久說孟子者於其顯然者明處門已茫然則又未嘗不惜集註之疏也如熊勿軒朱公遷說曾子不忍食羊棗把定不忍二字爲主則不但不知孟子之意而於曾子之孝亦未見得在若但一不食羊棗便是曾子之孝不可及處則獨行之士一念關切者皆曾子矣曾子於作聖之功是何等用力而其言孝之見於禮者又是何等精微廣大僅一忍其口腹於可以不食之羊棗又何足稱焉且勿論孟子析理精微處即公孫丑膾炙一則是何如深妙後人看文字論古人

誰解如此細心察理以致疑問自四先生外唯南軒往往能然所以得爲朱子益友此段問答正在食膾炙上審出天理人欲之則所以云理人人倫之至而非獨行之士毀生滅性以及天足不履有棄了全姬一流人有所過必有所不及者之可謂至也若但以不忍言則樂月動足孰爲當忍者從一同一獨上求心之安卽以心之安者爲理之得卽此是心之制卽此是心之德卽此是事之宜卽此是愛之理佛氏也只昧此一段至誠无妄之仁義卻儘有响响之恩戚戚之愛硜硜之貞皎皎之白便割斷難堪無父無君也不能滿其一往之私意君子之道闇而文淵而理

以成精義研幾之用則文必及情情必中理而必無致遠恐泥之傷乃其奉性以治情非縱情以汩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亦此道爾而以之定王道之權衡仰爲民極則後世一切刑名苛察之法與夫小人詆天理以行其賊害如禁李賀之不得舉進士責范滂之不當先父受辟命者皆無所容其邪說則即此隃疚一間而天德王道皆著明矣善讀書者如是以求之斯無不窮之理而死守章句者其於聖賢之言貌取而不以心亦安足與於格物致知之學哉

朱子定馮道爲鄉原乃就五代時人說他俛仰屈伸以救

殺戮而詞貌謹厚往往取夷狄盜賊之獸亦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求媚之事也然焉道身爲牢柎且此夕彼如失節之婦二十年而五適人人皆得而賤之猶未足以爲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態人且其隨波逐浪以苟全其軀命富貴亦未敢自以爲是而又何足以亂德夫能亂德而自以爲是必其於道若有所得而立言制事亦自有其始終求之宋代則蘇學浙學頁鄉原爾槪蘇子瞻所以非笑二程及陳同父所答朱子書則與鄉原之譏狂狷而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爲是而悅於人者莫古今一軌葉正則陳同父說來尙恭天下宗尙之者幸少蘇

氏之學盛於北方者幾二百年而其作爲文章滑熟圓美奄然媚於後世乃使人悅之而不知堯舜之道者至於今而未艾是眞鄉原也是眞德之賊也其源始於韓退之而其流禍之深則極於焦竑李贄嗚呼游於聖人之門者可無厚爲之防哉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終